

186
7

東 京 圖 書 館

七	七	三	雜	漢
冊	號	架	史	書
			類	門

明治
新刊

十八史略備考

奥野精一標記

六

山城伏見
與野精一備考標記

明治新刻十八史畧備考卷之六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五代

梁 世号後梁後唐
晋漢周皆倣此

梁太祖皇帝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

子也。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

汴。攻併徐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

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

州。南取荆襄。橫行諸鎮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

東
書
香

無賴。初名温。姓朱氏。碭山人。朱五經之子也。少無賴。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初鎮汴。攻併徐州兗州鄆州。攻河北河東諸郡。屢與李克用交兵。尋取河中。晉絳用兵華岐。東降青州。南取荆襄。橫行諸鎮間。劫遷唐都於洛。遂篡

梁太祖

高王即皇帝位與宗廟
飲博宮中其兄金昱謂

曰朱三汝木礪山一民
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

汝為四鎮節度使實貴
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

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
滅吾

族乎李克用王晉
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

昭宗封為晉王後其子
存勗嗣位遂滅梁國号

唐即莊
宗也

李茂貞王岐
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

官宮殿号令皆擬帝者
王建王蜀
易知錄此時
惟河東鳳翔

唐更名晃封其兄金昱為王嘗罵之曰朱三汝

作天子邪汝從黃巢作賊天子用汝為四鎮節

度使何負於汝奈何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為

帝王行當族滅矣以五經教授故云鎮汴即宣

武節度晉州屬山西即平陽郡華去聲降青之

降音項平聲襄州屬河南即襄陽府更音庚宋

三大祖行四鎮節度使先唐以全

忠為宣武宣義太平護國節度使是時李克用

王晉李茂貞王岐楊行密為吳王王淮南行密

已卒子渥代之王建王蜀錢鏐王兩浙王潮據

閩已卒弟審知代之馬殷據湖南劉隱據廣皆

自唐末以來割據諸州王晉之王去聲下王岐

貞本姓宋名文通為傳野軍成卒黃巢犯京西

茂貞以功補唐驛都頭僖宗賜姓名拜鳳翔隴

右節度使昭宗時封為岐王楊行密以唐僖宗

景福元年為淮南節度招撫流散輕徭薄賦公

私富庶遂據有淮南之地王建許州舞陽人唐

僖宗初陳欽瑄節制西川田令孜為監軍召建

欲致摩下欽瑄疑止之建怒以兵攻成都殺欽

瑄令孜昭宗授以西川節度使遂據有其地兩

浙浙東浙西閩州屬福建今福州王審知光州

固始人唐末黃巢亂因有關嶺五州之地昭

宗就封閩王馬殷許州鄆陵人唐乾寧中拜武

安軍節度使鎮潭州遂有湖南之地劉隱隱祖

安仁上蔡人也後從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梁

封為南海王卒其後襲位盡有嶺表之地僖号

於廣

○梁主以馬殷為楚主○蜀主王建稱帝

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

復年号餘皆真深正朔

蜀王建興揚渥移檄諸

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

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

建乃謀稱帝遣書晉王

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

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

敢失

錢鏐王兩浙
注錢

鏐據杭州至宋朝國除
網鑑注馬

馬殷據湖南
殷至後周

太祖朝為南唐所滅
網鑑注劉隱

劉隱據廣
後漢至宋

論諸注度
於廣

除公私富庶
衆也度而

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

李克用卒 丁南湖曰克用堅志為唐

純臣每有除吏必表聞朝廷視其靡失臣節豈但賢於一時方伯耶先儒稱其得大臣之體為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初克用有養子 細目初

多養軍中壯士為子。電遇如數為汴人。汴人深也。真字。主之兵。也。細目曰於路州。夾寨。細目曰於路州。城下更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誓而守之。

○晉王李克用卒。初克用有養子。曰存孝。最驍勇。有功。養子存信。疾而譖之。存孝懼禍而叛。克用討獲。囚歸。惜其才。意臨刑。必有為之請者。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遂死。又有薛阿檀亦勇。密與存孝通。恐事泄。自殺。自是克用兵勢寢弱。唐末數為汴人所攻。失數州。汴兵直抵晉陽城。下克用登城備禦。不遑寢食。後汴兵再圍晉陽。以疫還。克用幾欲走。會汴兵去。而止。克用不能與汴人爭者累年。悒悒以至於卒。子存勗立時。

淮南將張顛 細目張顛

軍政節度使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顛遣其黨弑王。徐溫與可求謀。密將軍鍾泰等壯士三十人。斬顛於牙堂。其弑君之罪。初顛與溫謀弑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顛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顛從之。至是。將治渥。皆左右牙兵也。由是以溫為實。不知。父之再從。兄弟。

梁兵侵晉。圍潞州。晉李嗣昭閉城固守。踰年。梁築夾寨守之。存勗與諸將謀曰。朱溫所恃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帥兵發晉陽。伏三垂岡。下且乘大霧直抵夾寨。填塹鼓譟而入。梁兵大潰。遂解潞圍。為之之為。去聲。下並同。阿讀作過。數為之數。音朔。疫音復。說文疾也。幾音機。累上聲。悒音邑。憂也。寨音紮。去聲。堅柵曰寨。先王謂克用。○淮南將張顛。徐溫弑楊渥。溫復殺顛。將吏推立楊隆

薛 說文薛。唐字也。綱鑑

法克用對於大原遺

薛。謂克用已死。遺下疾

也。綱鑑注言

必為晉所

有。志死

無葬地

綱目。梁主長子柳王

友裕早卒。次假子博

王友文。梁主特愛之。次

郢王友珪。其母無寵。次

均王友貞。梁主恣意聲

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

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

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

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

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

付以後事。友珪知之。

密告友珪。六月朔。梁主

出友珪。為華州刺史。友

珪恐易服。微行見統軍

韓勣。以情告之。勣亦見

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

相共合謀。夜至宮。殺

復子

友珪。伏誅

魏州楊

師厚。以其兵入宮。友珪

聞變。令人殺已與妻子。

演徐溫自領昇州。而以養子徐知誥往治之。音推

退平聲。隆演渥。氣昇州。屬江東。即建康。徐知誥

本姓李。徐州人。楊行密掠得之。養為子。渥憤之。

不能容。行密以賜溫。

名。曰知誥。治平聲。

○梁以王審知為閩王。○

梁以劉守光為燕王。守光者。盧龍節度使仁恭

之子也。先是囚其父。而自領軍府。○梁夏州亂。

殺節度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夏州李氏

本姓拓跋。上世自唐賜姓。領鎮久矣。族父族

之。父黨。○

廣州劉隱卒。弟巖代之。○劉守光稱燕帝。○鎮

州王鎔定州。王處直推晉王為盟主。梁攻鎮州。

伏誅均王立

大原晉王所都遺孽遺留孽子無葬地矣謂已地必皆為晉有妻王氏將音兼為其之為去聲

開封府屬上十字為一旬

均王名友貞初為東都指揮使友珪篡殺起兵

誅之而即位於汴更名瑱友貞本祖第三子其均王瑱大梁更音庚

瑱音天○晉主入幽州執燕劉仁恭及守光歸

去聲○右燕劉守光自梁太祖乾化元年僭号至是三年而亡○梁賜荆南

節度使高季昌爵為王○契丹阿保機稱帝古

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

時自號契丹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

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衆

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

為主并奚渤海諸國始建元不復受代國人謂

之天皇王種上聲橫山縣屬復州太賀氏其君名八子名号未詳推音退平聲一代

三年而更一人為主襲王承襲而不代耶通整

作邪音徐遮切耶律幹里覆姓覆名奚見前唐玄宗紀渤海在遼

陽建元立年号○廣州劉巖稱越王已而稱

帝改國號曰漢后又名龔后與後通更音庚○吳徐

溫徙治昇州以徐知誥入輔吳政治平○蜀主

王建殂子宗衍立○吳主楊隆演卒弟溥普立

梁入决河以限晉限晉綱目
限晉共○綱目梁將謝法章攻揚州决河水以限晉兵瀾漫數里晉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城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遂陷泗河通鑑注胡柳泗水在揚州西
泗水德威敗死晉王自將力騎至胡柳敗周德威曰既深入敵境動須刃全不可輕發王且按兵勿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

均王綱鑑注及太祖遇弒乃起兵誅友珪即帝位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
契丹契音乞耶律幹里
乾烏活切
脫入声
從治昇州綱目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其繁富從治所於昇州
吳徐溫吳音

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
矣遂與戰人子俱敗死

德勝 集覽德勝領名在
契丹北界古北口

東北晉於嶺南北夾河
築高 勸進 集覽晉勸之
城 外即帝位也

遂即帝位 尹遂言曰晉
王父子忠於

唐室初志甚善乎時曾
賊尚在遂自稱其親

朱溫劉守光相去無幾
王鐵槍 綱目王彦章號
勇絕倫無敵用

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
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

時人謂之王鐵槍王
彦章傷重馬蹄被擒唐

主欲降之彦章曰臣與
陛下血戰十五年今兵

敗力窮死自其分縱
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

下之人乎豈有朝事梁
而暮事唐此我所不為

也 吞食諸夏 正義曰吞
食諸夏 食諸夏

進必死也正句中國曰
夏 晉肉之肥

者粟米之
精者言食肥精而性
放 曷

○梁以錢鏐為吳越國王○晉與梁連歲交兵

梁魏州降于晉晉王入魏拔德州澶州梁劉鄩

襲晉陽不克而還攻鎮定營晉師敗之鄩攻魏

州晉王又敗之梁又遣兵襲晉陽晉人擊鄩之

晉克衛磁洛相邢滄貝州掠濮鄆梁入決河以

限晉晉王攻拔其四寨已而大舉伐梁戰于胡

柳晉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晉

梁德勝南北兩城梁攻之不克梁招討王瓚為

晉所敗梁河中降晉鎮州將弒趙主王鎔晉王

討平之先是吳蜀屢書勸晉王稱帝晉王自謂

先王有遺言當務復唐社稷既而得傳國寶於

魏州將佐皆賀勸進不已遂即帝位於魏國號

唐遣李嗣源襲取梁鄆州梁以王彦章為招討

唐主戒德勝守者曰王鐵槍勇決謹之彦章果

拔南城進拔諸寨至揚劉力攻不克而退梁遣

彦章攻鄆唐主救之梁敗彦章死唐以嗣源為

前鋒五日入大梁梁主猶慮諸兄弟乘危謀亂

盡殺之尋命其下殺已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曰貞明龍德梁自太祖稱帝至夏二世十七

年而亡魏州屬河東即魏郡德州屬山東即平原郡音禪屬河東即頓丘鄆音尋鎮

定營鎮州王鎔營定州王处直營敗音拜下並

同衛屬河東今衛軍府相去聲胡柳未詳所在

兩城所在亦未詳瓊音棧上聲為晉之為去聲

復唐之復音伏傳國寶初僧傳真得之以為常

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至是乃請行臺

而獻之王鐵槍時号步章為鐵槍南城即南德

勝城楊劉城名未詳所在其下皇甫麟已音紀

○司馬温公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兼施宣武

遲其詐力奪食諸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至欲

無厭遂遷唐祚滯唐不悛禍自內興不得其死

官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

入以與莊宗為敵能無凶乎

唐

唐

唐莊宗皇帝

五代史最年十

一從克用破王

行瑜遣獻捷于

京師昭宗與其

狀良撫其背曰

兒有新表後當

富貴無忘字家

及長善騎射膽

勇過人習春秋

通大義尤善音

律歌舞俳優之

戲即位

醜翻天皇延長

元年

極將斃矣

細自作冷其極也殆將斃

唐莊宗皇帝名存勗沙陀人也本姓朱邪先世

立功賜姓李父克用有勇略一目微眇號獨眼

龍為唐平黃巢立大功王于晉與朱氏為仇暮

年頗為所感憂形於色存勗幼進言曰朱氏窮

凶極暴人怨神怒極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

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群

下失望乎克用說臨終立為嗣謂其下曰此子

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年十七嗣晉王位即舉

兵破梁解洛圍自是連勝梁祖歎曰生子當如

唐莊宗皇帝

五代史最年十

一從克用破王

行瑜遣獻捷于

京師昭宗與其

夫人亦人 薄卷時時酌

李亞子吾兒豚犬耳

朱邪五代史云夷狄無姓朱邪部族之号後因為姓

篇於鏖王師遊卷時時

賜姓唐懿宗時帝祖朱邪赤心為招討使康羨

時純無兵是用大介傳

訓前鋒擊滅兀勛賜姓李名國昌克用國昌子

曰於漢韓鏖盛遊循熙

為唐為所之為並去聲下同王平聲將音樂說

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

音悅其下王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

也此頃武王初有於鏖

吳玠李亞子存島東併幽州北卻契丹南與梁

之師而不用退自循卷

交河百戰先是晉陽監軍故唐宦者張承業為

其時皆海既純光矣然

存島小名

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皆承業力承業意在復唐宗社聞王將稱帝力

沮洳 禮注沮謂惡怖字

諫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

物曰吞張承業為晉主

自取之誤老奴矣悒悒成疾而卒王即位改晉

失氣也

為唐奉唐祀入汴滅梁都大梁已而遷雜陽待

莊宗紀晉王連歲出征

中郭崇韜有謀畧佐唐主成業至是權兼內外

九軍府政事一季張承

謀猷規益竭忠無隱薦引人物他相受成而已

業承業初謂張承業積

為晉之為去聲下同招音君去聲擬也

金穀軍民肅清餽餉不

復音伏宗社宗廟社稷將音漿雅洛同

高季興入朝 季興朝

高季興入朝季興者季昌之改名也唐以為南

皆無厭李興念之還鎮

平王蜀主王衍盤遊淫湣國亂盜起唐遣皇

曰唐主荒穢色何久長

子繼岌與郭崇韜伐之遂滅蜀衍降唐亦其族

吾無憂乃為戰守之備

繼岌信讓殺崇韜而還

漢書注以為流血

梁太祖開平二年僭号至是二世九十六年殺

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

崇韜素惡宦者宦者銜之至是成都雖

粉說文傅面者也與會

古傅面亦用米粉又深

乏為紅粉後乃煉金為

粉思威儻者也無說文

畫眉也款名魯代也滅

是為

也

蜀主

王衍

文

也自呼曰李天下

莊宗以弱年制服諸將。奄有天下。可謂壯矣。而酷好衿優。致有李天下之号。尤為可醜云云。

展轉。論文展轉也。轉。轉運也。

卓氏滿林。蠹政事於常法者。盡說文木中由也。

帝疎忌宿將。通鑑。唐主性剛好勝。

不欲掩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說。頗疎忌宿將。

魏博將成瓦橋。綱目。博指揮使楊仁晟將兵成瓦橋。踰年代。博救置。

屯貝州。時民間訛言。皇后弑帝。仁晟部兵皇甫暉。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旧勞。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願與公俱歸。若天子万福。與兵致討。以吾兵力。足以拒之。仁晟不從。暉殺之。効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而支暉。追及示以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入鄴都。據官城。

唐遣將李嗣源討

下而盜未息。崇韜恐去後為賊命。介道招討。滄留未還。宦官譖其專權。帝遣往觀。皇后遂密令殺之。○唐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唐帝自克梁後。寢驕。首以伶人為刺史。帝幼習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只一人。尚誰呼邪。帝悅。諸伶出入官掖。侮弄搢紳。群臣憤疾莫敢出氣。亦有互相附託。納貨展轉。以干恩澤。蠹政害人。恣為讒慝。帝疎忌宿將。不恤軍士。數出游獵。蹂踐民田。上下咨怨。魏博將成瓦橋。代歸復遣留屯貝州。遂作亂。奉趙在禮入據鄴都。唐遣將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從馬直數卒喧競。遽欲盡誅其族。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今欲與城中合勢。拔白刃擁嗣源入城。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皆潰。嗣源詭辭。得出將召兵攻亂者。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

為凶人所劫。不若星行詣闕。見天子。庶可自明。

唐遣將李嗣源討 綱目 李嗣 五尺唐莊宗 五尺唐莊宗

源至鄴都城西南下令
詰且攻城是夜從馬直
軍士張破賊作亂帥衆
大譟焚營嗣源帥親軍
拒賊不能敵嗣源叱而
謂之對曰將士從主上
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
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
赦從馬直率誼競遂欲
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
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
中合勢請主上帝河南
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
諭之不從遂拔白刃擁
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
城中不受外兵逆擊之
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
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

嗣源乃南趨相州。譖者奏嗣源已叛。嗣源上章自理。遏不得通。始疑懼。石敬瑭曰：安有上將與叛卒入城而它日得保無恙者乎？大梁天下都會，願先往取之。始可自全。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望，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以敬瑭為前鋒，李從珂為殿，引兵入大梁。唐主如關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攻帝於汜水，唐主中流失矢而殂，稱帝僅三歲而遇弒。

賈公敢不惟命是聽
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舉
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
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
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
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
稍有城中不受外兵便
至者城外之兵即嗣源
等所領者言城中趙在
札等獨納嗣源不受外
兵
安重誥曰
源之為亂
其所逼也李紹真有衆
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
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
與共攻亂者紹真疑不
應嗣源得出欲歸潘待

改元者一曰同光。伶人斂樂器覆屍而焚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百官上牋勸進不許。又三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岌自蜀歸途聞內難至長安自殺。監國立是為明宗皇帝。伶人為刺工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獲帝每思之及入汴匝見泣曰臣所以得生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戴接使儲德源力也願乞二州以報之。遂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優名。唐帝雜優小名呼去聲下同。敬新磨敬姓新磨名批匹迷切擊也尚誰呼調其軍呼李夫下也。摺紳公卿大臣相附之相如字宿將故舊大臣數出之數音朔魏博將姓名未詳瓦橋關在雄州從馬直從去聲直當直也如直殿直宿之直。索嗣源在鄴之夜從馬直軍士張破賊作亂將

五代唐莊宗 五

罪中門使安重誨曰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業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適足以實誣惠之口耳不若星行

召之將音彙為凶之為去聲星行星見星也謂早行譚者李紹業上章之上上聲塘音唐珂音軻殿音顛去聲軍後曰殿師兵之帥音率汜音凡峯蹄云汜水出成皋下流未詳覆音否去聲上牋之上上聲勸進勸即帝位

請關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南越相州

明宗皇帝本胡人邀信烈也為晉王克用養子

通不得通網目皆為紹

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最高為中書令蕃漢

入城網目作唐主如

馬步總管受命討鄴為叛卒所推自鄴趨汴入

關東網目李紹業至洛陽曰鄴都亂兵欲

洛遂即位更名亶信音僅个聲蕃漢馬步蕃兵

濟河襲鄴汴陸下幸關東招撫唐主從之

契丹阿保機卒子德光立○

明宗皇帝

閩王王審知卒子延翰立驕淫殘暴其下弑之

牙兵將帥去卒也牙旗名也古者軍行則

而立其第延鈞後稱帝更名璿其下審知養子

建立牙於端門也唐王祖不以為位為餘

○吳主楊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子從誨

也唐王祖不以為位為餘

立○楚主馬殷卒子希聲立後希聲卒希範立

善多可紀可謂五季之賢主

○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立○夏州李仁福卒

子彝紹嗣○西川孟知祥併東川以知詳為蜀

王東川郡屬四川今潼川府蜀王世統後蜀○唐秦王從榮驕狠自

知時論不與常懼不得為嗣唐主寢疾遽率牙

兵千人至端門下將入禁衛討之從榮兵潰走

歸府皇城使斬之唐主悲駭疾劇遂殂唐主性

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
 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改元者二。曰天
 成長興。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
 庫。賞廉吏。治賦蠹。雖不知書。行暗合於道。年
 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子宋王
 立。是為閔帝。後梁明宗長子。論去聲。將音衆。禁
 衛禁中宿衛之兵。皇城使安從益。
 某稱其名為衆之為。去聲。藏音
 狀。治平聲。粗音措。上聲。略也。

閔帝名從厚。明宗次子也。即位有志為治。然不

知其要。寬柔少斷。斷音端。去聲。蜀孟知祥稱帝。

唐潞王反於鳳翔。舉兵長驅至洛陽。閔帝出奔

在位改元應順數月而已。潞王立。

潞王

潞王名從珂。少字。二十
三。蓋正月

二十三日生也。以其母
為千秋節。入臣。吳對祖
云。兩旬三月。綱目。從珂
本王氏子也。母魏氏。為
嗣源妾。故嗣源以從珂
為子。及長。以勇健。兼
知名。嗣。備考。舉
源發之。馮道。卷末。乘

翔。閔帝命移鎮河東。將佐以為離鎮必無全理。
 乃移檄鄰道。起兵入清帝側。從珂至。陝諸軍皆
 迎降。至洛。宰相馮道等百官班迎。遂即位。遣人
 鳩殺閔帝於衛州。用事者朱弘昭。馮贊等。移檄
 鄰道。其檄畧曰。朱弘昭等。乘

元帝疾亟長立幼

元帝

元帝疾亟長立幼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今將入清君側之惡其力不能獨辦願乞

一作先帝謂昭宗也疾

帝藩藩以濟之音項平聲遣

蜀主孟知祥殂

亟字典亟與革通打檀

子相立兩切○夏州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弓夫子之病革矣注革

○閩人殺其王璘更音庚○

急也長立幼謂昭明

唐主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主

宗長子秦王從榮立次

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

子閔

主移之遂反求援於契丹契丹敗唐兵立敬瑭

閩人殺其王璘

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主自焚死在位不三年

帝

改元者一曰清泰唐自莊宗至是四主凡十

閩主璘晚得風疾陳后

四年移之通鑿制以敬瑭為天下節度使敗音

與百工院使李可成私

拜○司馬溫公曰武皇以沙陀微賤奄有

通可成嘗諸皇城使李

河東黃巢之亂有切於唐十元之變訟不能直

敬瑭璘疾甚使人殺

遂與朱氏相攻紛糾不鮮至於晚節鋒銳亦衰

可成陳后詎之璘力疾

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武皇並舉之人

視朝詔可成死狀傲懼

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九致

而出俄引兵鼓譟入

命願指如意遂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

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

小氣迫驕心易生終及三年隕身凶熒明宗無

之璘鵬即位更名相

取國之志而為眾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

武皇

泰於危難之中坐神器之重負宸未安家為煨

曰太祖武皇帝

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

奄忽

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上元之變

晉

網鑑作上源綱目黃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

巢引兵趣汴州進逼大

塔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明宗皆有功內

梁朱全忠告急於李克

表自陳朝廷方務姑息

用克用奮擊大破之克

但優詔紛糾紛王篇亂

用至汴州全忠固請入

和斛之也糾當作

城館於上源驛就置酒

表自陳朝廷方務姑息

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

但優詔紛糾紛王篇亂

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

表自陳朝廷方務姑息

圍擊而攻之克用醉不

表自陳朝廷方務姑息

表自陳朝廷方務姑息

糾正字通俗從年非說文糾繩三合也史記賈誼傳注通俗文合繩曰糾

願指如意 如淳曰但

皆如 師古曰天下

所欲 者神明之器也仲馮曰易曰聖人之

大宝曰 負宸 儀禮因宸位是也 之狀廣八

尺畫為斧形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

宸南面 煨爐 煨集熱而泣 火曰煨熱

灰謂煨煨在傳注火

晉高祖皇帝

為帝 朱雀天皇 平六年

公主在洛陽 公主唐明宗女魏國

公主也石敬瑭嘗尚之 桑維翰為敬瑭草表

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今桑維翰草表

將騎五萬而來 契丹主

將五萬騎與唐將符彥卿等合戰敬瑭乃遣

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

大敗唐主懼下詔親征

諸軍驕悍不為用諸將

相思從珂稱帝敬瑭自河東來朝將佐皆勸留

之時久病骨立唐主不以為虞遂得歸鎮公主

在洛陽辭歸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

即反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移鎮鄆州敬瑭拒

命唐主發兵討之桑維翰為敬瑭草表稱臣於

契丹事以父禮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

厚賂金帛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異日大

為中國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

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之契丹主立

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

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契丹以晉主南下

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主引而南唐將

校皆飛狀以迎唐主殂晉主入都洛已而還汴

骨立病後射瘡虞防也為敬之為去聲敗音拜

涿即涿郡新今奉聖州朔即馬邑蔚音鬱○窳

全書幽薊涿檀順新雲蔚屬今北平瀛莫屬○

河東武應朔屬山西媯儒寰無考媯闕之○

吳徐知誥稱帝奉吳主溥為讓皇初徐溫命知

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舍甚盛溫自徙居之

知誥入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昇

晉高祖皇帝 五耳抄

校皆猶狀迎晉王唐主
遂將傳國室登玄武樓
自焚死〇契丹主謂石
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
難必有成巧觀汝器貌
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
欲文汝為天子敬瑭辭
讓數四將更復勸進乃
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
敬瑭為大晉皇帝是日
即皇帝位〇劉劭刺十六
州以與 〇魏晉 胡致堂
契丹 〇敬瑭
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
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
王不為衛州之事而師
奪國弑君之惡於他珂
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

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
稱臣契丹以父事之其
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
及於無窮故以切利謀
國而不木於禮義未有
不施中 〇丁南湖
其禍者 〇劉劭 〇父事
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
陷於腥羶者四百三十
二年是固敬瑭之罪其
矣察維翰之劊謀也敬
瑭以此得國維翰以此
得相絕踰十年即遭契
丹之毒吻敬瑭絕嗣而
國亡維翰身誅而家滅
嗚呼後世人臣導君而
事夷狄者豈可寒心
哉

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吳加知誥大元帥

封齊主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禪知誥本徐州李

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尋復姓李更名昇是

為南唐 〇讓皇世紀吳揚行密自梁太祖開平元

之治平聲金陵城即昇州楚威王以其地有王

氣埋金鎮之故曰金陵復音伏更音庚昇音弁

〇契丹改國號大遼〇閩王曦弑其主昶而自

立 〇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〇南漢

主劉龔又更名龔尋殂子玠立 〇更音庚龔音儼

元者一曰天福齊王立是為出帝 〇南唐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也高祖臨終命幼子重

璿拜宰相馮道欲其輔立景延廣議以國家多

難且立長君遂立重貴延廣用事 〇南唐

主李昇殂子璟立〇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

稱殷帝〇南漢主劉玠之弟弘熙弑玠而自立

更名晟 〇閩朱文進弑其主王曦而自立

殷主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首於殷

改國號曰閩唐人攻拔建州延政出降閩人唐

綱目晉遷 還注 都汴州 為護

綱目詩謹拜晉 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

綱目漢主襲 疾有胡僧謂襲名不利襲乃自

造龍字名之義取龍龜在天說若微 〇 綱目

南唐書 並及龍从天地

之

出帝

景延廣主議告哀復

攻福州不克後吳越遣兵取之傳音專去聲閩

知自梁太祖乾化三年建號至是六世凡三十三年而亡福州屬福建即閩州〇初晉

高祖事契丹甚謹至少主即位景延廣主議告

哀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回圖使已

而遣歸木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

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為隣稱孫足兵翁

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相待桑維翰屢請

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

渡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

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晉主又自將追之契

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契丹又敗走晉主既再

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將杜威

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

改元者一曰開運晉自高祖至是再世二十二

年而亡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四出剽掠謂之打

草穀丁壯斃鋒刃老弱交溝壑自東西兩畿及

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

司劉昫曰契丹兵應有優賜遂括都城士民錢

綱目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

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

臣晉主位 告哀 〇 回

圖使 晉主云回圖使苟子儒效箱圖回天

下於掌上注圖規畫也

同轉移也 雖要初河陽

牙將喬業從延等入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賊

易於晉置郊大梁至夏延廣說晉主囚宋於獄

九契丹取易於晉境者皆假之奪其質大臣皆

言不可乃釋宋慰賜而歸之宋皆延廣延廣大

晉書卷一百一十八 五車樓梓

言云 杜威降 契丹以兵 威與李守貞宋彥瑁謀 降契丹 契丹主給曰 趙 延壽威素深 恐不能 帝中國 汝果降者 當以 汝為之威

喜遂降 行草 遂入 先斫伐園林 然後驅掠 老幼之兵 曰 打草 斫 李清 李字景 廢置也 整正句 溝也

括都城 時府庫空竭 州 駒不知所出 遂 括借都城士民 自將相 以下皆不免也 都城謂 天梁 也

便家 劉知遠居 漢大原 起事 及得 中國 自以東漢 頭宗 第八子 淮 陽王 嗣之後 國 因号 漢都子 汴

漢高祖皇帝 形勝之地 韋昭曰 地形 險固 能勝人 也 綱目 晉主 也 晉祖舉兵 入洛陽 唐 兵皆解 兵待罪 晉主 命 劉知遠 部署 京師 知遠 分漢軍 使還 營 館 驛 併

帛遣使者數千人 括於諸州 皆迫以嚴誅 人不 聊生 括至初 無頒給 皆欲輦歸 中外怨憤 皆思 逐之 所在盜起 契丹主曰 我不知中國難治 如 此 居汴三月 而還 晉劉知遠 先一月 即位於晉

陽 告哀 訃也 回圖使 初梁太祖 從馬殷 所奏 於 汴 荆襄 廣鄂 復州 置回圖 務運 茶於 河南 北 以易 緡 緡 戰馬 後契丹 以喬 榮 為回圖 使 置 鄆 大梁 及是 被囚 語去聲 為北 之為 去聲 下並同 長音 張 上聲 丁壯 老弱 丁中 壯建 者 死 於 鋒 刃 老老 衰弱 者 棄 於 溝 壑 滑州 屬 河東 判三司 官 掌 判決 虛 銖 度 支 戶 部 三司 政事 駒音 吁 去聲 應平聲 先音 霰 司馬 溫公 曰 高祖 以地 尊 勢 重 迫於 猜嫌 親執 臣子 之禮 以事 戎狄 賂之 土 地 藉其 兵力 以取 天下 羽翼 未成 不可 以高 飛

國家未治 不可以應敵 齊王捨 系維翰之深謀 信景 延廣之狂策 內政不脩 而外挑強隣 能無 也

漢

漢高祖皇帝 姓劉氏 初名知遠 沙陀人也 事晉 祖 敬塘 於兵間 功最多 晉祖 在河東 唐潞王 移 之鎮 鄆 知遠 曰 明公 久將 兵 得士 卒 心 今據 形 勝之地 士馬 精強 若稱 兵 傳檄 帝業 可成 奈何 以下 紙 制書 自投 虎口 遂拒 命 唐遣 將 攻之 不 克 晉祖 舉兵 滅唐 入洛陽 知遠 時為 侍衛 馬軍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漢高祖

兵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知遠於晉陽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知遠從之中外大悅胡林注胡本作狐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二狐因名焉今名死狐嶺在真宅府案城縣北

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館契丹兵於寺城中肅然後晉祖以知遠鎮河東晉祖歿遺命以知遠入輔政晉人匿之知遠由是怨朝廷契丹連入寇晉雖以知遠為行營都統知遠不行契丹滅晉入大梁知遠稱帝於晉陽契丹去乃發太原入洛遂入汴國號漢後更名曷傳音專去聲遣還本營寺天宮寺契丹主耶律德光歸至殺胡林而死剖腹實鹽載去人謂之帝狍子死欲立殺胡林未詳所在楚主馬希範率子希廣

隱帝

以郭威為鄴都留守契時

丹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故有天下須用長槍大

劍綱目作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胡致堂曰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

立○吳越王錢弘佐卒弘侗立其下廢之而立弘俶傳音宗其下南牙統軍使胡進思○漢主殂在位下年改元乾祐子周王立是為隱帝

隱帝名承祐年十八即位○先是漢祖以弟崇尹太原為留守河東節度使崇與郭威有隙至是威為樞密使侍中執政崇為自全之計選募勇士招納凶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朝廷詔令多不稟承尹太原為太原府尹後尹開封做此節度使屬上十八字○荆南高從誨卒子寶融知軍府通監作知留後

作老提計十八女君者之六

(十一)

五耳抄本

治道所貴以不足算乃併經史大訓而卷之一緊下視學士大夫輕則東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世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外以稟吳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為可定國家納賂專權也此橫未幾死於孽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綱又豈謂生文士之此輩握算不知所為乎

河中李守貞反郭威督諸軍討克之守貞自殺○漢以郭威為鄴都留守○楚王馬希廣之兄希萼殺希廣而自立○漢主自即位以來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郭威主征伐待衛指揮使史弘肇典宿衛三司使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弘肇察京師道不拾遺章掃拾遺利供饋不之國家相安弘肇嘗謂天下須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子章曰若無毛錐財賦何由取辦章輕文人嘗曰此輩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漢

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二枚而成六觚為一握便蒙諸禁口無言使不出聲也

乾祐高祖年号帝仍用之

自訴郭威召郭崇威及諸將皆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君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君已死吾何心獨生郭崇威等泣曰天子如冲此必左右群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盜濂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軍使所殺云云

主左右嬖倖寢用事親戚干政邠等每裁抑之漢主益壯厭為木臣所制揚邠嘗議事於前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乾祐三年殺邠弘肇章遣密詔欲殺郭威於鄴將佐勸威入朝自訴威引大軍至漢主遣兵拒之或降或不戰而還漢主為亂兵所弒威白太后迎武寧節度贇未至聞契丹入寇遣威將兵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大譟裂黃旗以被威射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擁威南行遂代漢漢

五耳抄本

將士謀 綱目諫下有曰

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

仇不可立也之七一字

裂黃旗以被威赫 黃袍

天子

之服也故將士裂黃旗

以被威赫擬天子之服

也

算法縱二橫五 算

自一至四之數者以算

子縱置五數者以算子

橫置置算子一二三四

也

一丁二三三四

形勝便利

屬胡騎北旋

中州之主

北旋中

首出

首出旗物

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

猶乾道之變化也

各得其所而咸寧

郭威已為天子

周自以為周室之

裔統統之後故

建國號周都于

汴

周太祖皇帝

即位

村上天皇曆

元年

二世四年而凶

法縱一橫五為大之為去聲下

同隱帝在位二年仍號乾祐武寧徐州為武

寧節度使

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

之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

出哉會其時之可為也隱帝雖有南面之号而

政非已出輕信群小之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

旋踵自然

周

周太祖皇帝姓郭氏名威太原人也唐莊宗有

宮人柴氏歸其家擇姻一日窺于門見有疾走

而過者柴氏大驚問何人告者曰從馬軍使郭

雀兒也柴氏欲嫁之父母不肯曰汝帝左右人

當嫁節度使奈何嫁此人柴氏堅不嫁他人竟

歸威漢祖鎮河東威為孔目官契丹在汴威勸

漢祖舉兵遂成帝業漢隱帝時威專主征伐隱

帝欲殺之不克威擁兵入汴已而出禦契丹軍

士擁還汴時已迎贊於徐州乃以漢太后令廢

贊為湘陰公威為監國尋即位自謂周魏叔之

後國號周贊崇子也崇初聞隱帝遇害欲起兵

南向及聞迎立贊則曰吾兒為帝吾復何求贊

擇姻 說文姻。當祿帝於... 婿家也。

晉陽 是為... 刺其項... 刺也。以針刺其項而墨也。

契丹 述律弒兀欲而自立。北漢遺兵伐之。興曾長議。諸部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律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有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律。立述律為帝。

自立 周契丹欲引兵會之。興曾長議。諸部不欲。南強之行。至新州。燕王述律作亂。弒契丹主而自立。有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之以攻述律。立述律為帝。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而自立 希崇... 指揮使徐威。

廢死崇乃稱帝於晉陽。所有并汾忻代嵐憲隆

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謂其臣曰。顧我是何

天子。汝等是何節度使。邪。是為北漢。遣子承鈞

伐周。不克。遣使乞師於契丹。契丹策命北漢主

更名曼。釋姻。歸不母家。別求姻對。從去聲。郭雀

目官。黨亦曹。索。贖。魏叔之後。世次未詳。并府盈

切汾。即西河郡。嵐音覽。平聲。即樓煩。已下皆屬

山西。憲今未詳。隆今隆德州。屬山西。蔚見前。沁

遼屬山西。沁音侵。去聲。麟今未詳。疑當屬麟。鄜

石。接境也。石屬山中。契丹。述律弒兀欲而自立

述律討殺述律而代之。述律弒兀欲而自立

廣希慕以來。相攻奪。無寧歲。其下又廢希慕而

立希崇。南唐遣邊鎬擊楚希崇。降南唐。遷馬氏

之族于金陵。楚。右楚。馬殷自梁。太祖開平六

十四年。故楚將劉言自朗州攻潭。邊鎬言取

湖南。請命于周。周以言鎮朗。王逵鎮潭。逵襲殺

言於朗。以周行逢守朗。逵還潭。後又以行逢鎮

潭。逵自居朗。朗州屬湖廣。即武陵。周主在位三年。殂。改

元者。一曰廣順。晉王立。是為世宗皇帝。世宗皇帝名榮。本姓柴氏。周祖妻兄柴守禮之

孟俊等帥部共立。慕干

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

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悉

謀作亂。希崇遣將。使威

等使人先驅馬十餘人

所。自帥其徒執分。自

挺聲言贊馬。奄至。希上

縱橫。擊以希董。踰垣。之

威等執囚之。立希崇。

南唐遣邊鎬擊楚希崇

隆。綱目。徐威等。見希崇

所為。知必無成。欲和

希崇。希崇大懼。遣表

請兵于唐。唐主命。遣鎬

將兵萬人。趨長沙。希崇

表。希崇請降。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

揚袞不敢救

綱目卷下
有畏周共

之彊之

姑息

姑婦女也
息小兒也

一說姑且也息休也

都虞候

文獻通考掌殿
前諸班直及步

騎諸指揮之名籍及訓

練之

綱目

周主上初宿衛之士

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

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

靡老居多但驕奢不用

命矣不可用每遇大敵

不支即降其所以失國

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

之戰始知其弊之六十

五 漢說文

抄也徐

曰抒取出之也左傳發

二十四年發我以生注

言取我財以自生也

遣使 使者陳覺也獻江

北四川歲輸貢物

數十萬於是江北皆平

唐主更自景

綱目唐主
避周諱更

名 秦周正朔

綱目秦上
有去年号

之三字 秦周正朔

奉行周之正朔不自改

制也公羊傳隱元年王

正月也何休曰王者受

命必改正朔明受之於

天不受之於人如夏以

子也周祖無子故養之周初領節鎮已而尹開

封封晉主周主臨終命晉主聽政尋即位北漢

主聞周主殂大喜請兵於契丹契丹遣將楊袞

將萬騎北漢主自將三萬人來周主欲自將禦

之群臣皆諫主曰崇幸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此

必自来朕不可不往以吾兵力之強破崇如山

壓卵耳馮道力爭惟王溥勸行北漢主軍于高

平周前鋒擊之北漢兵卻主愿其遁去趣諸軍

亟進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主志氣益銳合戰

未幾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先遁右軍潰步軍

千餘鮮甲降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朱石督

戰宿衛將趙匡胤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

死又謂禁兵將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

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家

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十人進戰匡胤

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

漢兵大敗楊袞不敢救北漢主晝夜北走僅得

入晉陽周主收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

斗建寅之月為正平且為朔辰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之月為正夜半為

朔張反都都縣核文獻通考

位都指揮使上六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

周主殂尹遂昌曰世宗可謂英武之君

伐漢代唐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薄伐獫狁闕南如交掌使天意果厥大戎則幽燕可以復惜乎未遂而止此固夷夏之大商確大義商確當機也作商權權較也商廣勻度也

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

奇貨實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

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張永德盛稱趙匡胤智

勇權殿前都虞候周主謂侍臣曰兵務精不務

多農夫百未能養戰士一奈何浚民之膏血養

此無用之物乎乃命大簡諸軍又詔諸道募天

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匡胤選其尤者為殿前諸

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

所向克捷節鎮為鎮寧節度使喪平聲爭詳同高平郡屬山西即潭州趣音促幾如

字當去聲上上聲都虞候官掌邦刑古司寇也尤者最精者〇周攻北漢汾

遼憲嵐石沁忻州皆入于周周主攻晉陽不克

引軍還〇北漢主劉旻殂子鈞立〇周伐蜀取

秦階成鳳州秦階成三州屬鞏昌階即武階郡鳳州屬陝西〇周伐南

唐唐遣兵拒於壽州而敗周主自將大敗唐兵

於正陽唐將皇甫暉姚鳳保清流關主命趙匡

胤倍道襲之擒暉鳳克滁州周師取揚泰光舒

蘄州唐兵拒周師復取泰州攻揚州周主命匡

胤屯六合唐兵來攻奮擊大破之將士有不致

力者。匡胤陽為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還大梁。留兵圍壽州。唐兵復江北諸州。周守將皆棄去。并兵攻壽州。周主復自將如壽。唐人以城降。周主還大梁。已而復自將攻濠泗。皆降。進攻楚州。遣兵取揚泰。周主克楚州。還至揚州。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乃還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壽州屬淮西。即壽陽郡。敗音拜。正陽地。在霍其清流關。在除州清流縣西南。滁州屬淮東。泰屬淮東。即海陵郡。光屬河南。蘄州屬淮

西復取之。復音伏。下同。六合縣屬真州。濠泗二州皆屬淮西。楚州屬淮東。今淮安府。更音庚。去上聲。〇朗州王逵為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為去聲。〇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鋹音敬。〇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離京四十二日。而關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置戍而還。往還六十日。關南三關在大興雄州屬北平。霸州屬北平。〇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夏。為殿前都點檢。從去聲。下同。〇周主在

位六年殂。改元者一曰顯德。周主在藩。韜晦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魏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政事。發姦摘伏。聰察如神。間暇則召儒者讀史。尚確木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是為恭帝。在藩為鎮寧節度時。發姦摘伏。摘音別。發音邪。挑音隱。伏音間。

音開 音角 確

恭帝

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

定皆州

名二州奏言契丹入寇

遂禪于宋

宋太祖擁兵自陳橋還周

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

通自禁中馳歸。謀帥眾

禦之軍校王彥昇遂殺

通於其第。妻孥俱死。太

祖聞之。特贈中書令以

旌其死也。

忠 殞 正句

恭帝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定言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策立。周主在位半年。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凶

陳橋驛在汴城外。半年仍於顯德。○司馬溫公曰。太祖負覆土之威。挾不賞之功。捐身無取。乘危而發。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隘。治律曆。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知治安之本矣。大功

未成。中道而殞。蓋太平之業。天將啓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斯及也。

宋

趙匡胤以武領
宋師德軍在京州
遂定有天下之
号曰宋都于汴

宋太祖皇帝

即位
村上天皇養
四年

相盪
盪盪類篇
動也
軍孟議

綱目議下有曰上如
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
則知之不知之十八字

環列
環王篇統也列
廣句位序也

明
綱鑑注黎黑也天
漸明而猶黑也

衣
廣句披
黃袍天子之
服也

擁上馬南行
綱鑑注
之上馬擁

乃推舉諸將曰汝等
自負富貴立我為天子
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
能為若主也皆下馬曰
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
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
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
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
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
族誅皆應曰諾遂南家

宋太祖皇帝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涿人也相傳
為漢京兆尹廣漢之後父弘殷為洛陽禁衛將
校生匡胤於甲馬營赤光滿室營中異香一月
人謂之香孩兒嘗少從辛文悅學文悅嘗夢邀
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
其恩威數從征伐立大功世宗一日於文書篋
中得一本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點檢

世宗乃遷之而易以匡胤世宗殂恭帝即位之
明年命領宿衛禦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
推戴之議大軍既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
日黑光相盪指曰此天命也夕次陳橋驛軍士
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環列待旦點
檢醉卧不知也黎明軍士擐甲執兵直叩寢門
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點檢驚起披衣
則相與扶出被以黃袍羅拜呼萬歲擁上馬南
行拒之不可乃攬轡誓諸將整軍自仁和門入

而行自和門入秋毫

無所 唐明宗有天生聖

人之祝 後唐明宗登極

祝天曰 某胡人因亂為

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

為生 生靈塗炭苦

也塗炭之苦陷於塗炭

於炭 李筠反 使加筠中

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

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

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

画像縣于壁流涕不已

長子守節泣諫不聽遂

殺潞州刺史張福據其

城 召樞密直學士趙普

問曰 呂氏中曰天下之

所以四分五裂者

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

所以交爭互戰者亦鎮

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

於賦繁役重者亦鎮之

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

刑苛法峻者亦鎮之專

秋毫無所犯恭帝遂禪位以所領節鎮為宋州

歸德軍故國號曰宋 廣漢之後世次未詳 數音

湯去聲 魏明天欲明 撥音患 貫也 上馬之上 上

聲 仁和門 汴州城門 呂中曰 穎濱謂孟子不

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 唐明宗有天生聖人

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日

為相盪而後知也 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

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

而後見也 矧如身令之間秋毫無犯除生靈塗

炭之苦草叔李兵戈之禍非聰明神武而不親

者孰能與 即位之初欲陰察群情頗為微行或

於此哉 諫毋輕出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

諸將方固太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

也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中外讐服 昭義節度使李筠故周宿將

反於澤州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筠自焚死

澤潞平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祖之甥

也亦反上命石守信討之尋親征重進自焚死

淮南平 荆南高寶融卒弟寶勗代之 南唐

泉州留後効稱藩 泉州屬福建留後効留姓

建隆二年南唐主李景遷都于南昌以其子從

嘉守建康景殂從嘉立更名煜 南昌府屬江西

即淇州更音庚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宋太祖

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

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

統御者。謂統御其麾下也。綱目。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勳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刃一有存。薛者。彼隨時亦不能自由爾。宋主悟。朱子曰。趙韓王普。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

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身仁者之功乎。

麾網鑑注。麾。大將旗。所以指麾兵卒進退。故哀矜矜憐也。

人生如白駒過隙史記。魏豹

傳注。白駒。謂日影也。莊子。隙。尤隙之際。過隙謂疾速也。建隆三年。泉州留

從効卒綱目。從効卒。子紹鑑。典雷後統

軍使陳洪進。誣紹鑑謀附吳越。執送唐。推副使張漢思為副。後而自為副使。

○上既誅筠。重進召樞密直學士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普言。唐

季以來。帝王數易。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莫若稍奪其權。制其錢穀。収其精兵。則天下

自安。又言。殿前帥石守信等。皆非統御才。宜授

他職。上悟。召守信等。宴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

曹之力。不至此。然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

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

天命已定。誰敢有異心。上曰。汝曹雖無異心。如

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雖

不欲為。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

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

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

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

大藩。擇便好田宅。為子孫計。多置歌童舞女。日

飲酒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

音朔。易音亦。節鎮。節度藩鎮。非統御才。言難制。

御。屏音丙。何為之為。去聲。好。去聲。去。去聲。生死。

武平武安鎮帥周行逢

綱目初周行逢病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

吾部內凶狼者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

亂諸君善佐吾見無失土守必不得已當舉族

歸朝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此行逢俱

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回事小兒乎遂襲

潭州徑入府中知留後廖簡方燕客醉被殺文

表遂據潭州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求援于宋

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

肉骨言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生肉 ○趙普勦入遇上於滁州用

為節度掌書記上即位後專與謀議倚信之記

筌蹄云節度 ○女真貢馬女真國在東夷古肅慎之遺種 ○回

鶻于闐來貢 ○建隆三年泉州留從效卒衙將

陳洪進推張漢思領軍務衙將官掌禁軍唐制有南北衙推音退平

聲 ○定難節度使周西平王李彝興貢馬節度使西

夏另定難節度曲平王後周既封爵彝興即彝殷避太祖父宣祖弘殷諱 ○武平武

安鎮帥周行逢卒子保權領軍府衡州太守張

文表作亂起兵據潭州保權表請救于宋武平

為武平節度武安潭州為武安節度 ○荆南高寶勗卒兄子繼冲

代之 ○高勳來貢 ○乾德元年命慕容延釗等

會周保權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出降荆

南平右南平高季興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受命為王至是五主凡五十七年而止 延

釗至湖南文表先已敗死保權聞宋師下荆南

懼而拒守師進討之獲保權湖南平 ○二年宰

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乞罷質等周朝舊相也自

唐以來宰相惟面奏大政事餘號令刑賞除拜

但入熟狀質等自以前朝大臣稍存形跡每事

延釗至湖南文表

綱目 宋

先已敗死周保權之將楊師璠已破

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

傳史相言十八史者之...

保權聞宋師下荆南...

延劍進克潤州將趨于...

朗保權牙將張從貴等...

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

進進不止懼為所襲相...

與非存形跡便蒙存君...

避嫌劉子劉興私同唐...

疑也人奏事非表...

非狀者謂批所得聖書...

之劉子批唐書注制教有不可...

者黃紙書字以志之奏...

後批之字蓋押字也俗...

御之多以草書名為押...

字御進也唐及五代凡...

與宰相議大政天子必...

命坐面論賜茶自送及...

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同列皆書字以志...

之秦御之多始此質等既罷以趙普同平章事...

除拜除官拜爵熟狀直述其事具狀奏命王...

聞形跡執守禮制劉子書疏如式...

全斌伐蜀乾德三年蜀相李昊勸蜀主孟昶出...

降蜀以前蜀王氏之凶也降表亦昊所草蜀人...

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右後蜀孟知祥自...

受命為王至是二世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未...

凡三十三年而公初上命宰相擇前代未...

有年號以改今元及是得蜀鑑乃有乾德四年...

鑄字怪之召問學士竇儀曰昔偽蜀王行有此...

號上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也鑑鏡五年五星...

聚奎先是周顯德中竇儼揚徽之屬多遜同為...

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

下太平一拾遺見之儼不預也至是果然聚奎...

直魯分徐州白羊之域推步占算星曆二拾遺...

諫官名二拾遺指儼之與多遜預通鑿作與...

○夏州李彝興卒子光敏領軍務同開寶...

元年北漢主劉鈞殂養子繼息立郭無為弑之...

而立其同母弟繼元皆異姓子也初漢世祖女...

息再適何氏生繼元俱幼孤世祖雷德驥判太...

祖以鈞無子便養之皆冒劉姓

○雷德驥判太

初漢世祖女

適薛氏生繼

元皆異姓子也

息再適何氏生

繼元俱幼孤世

祖以鈞無子便

養之皆冒劉姓

○雷德驥判太

初漢世祖女

適薛氏生繼

元皆異姓子也

息再適何氏生

繼元俱幼孤世

祖以鈞無子便

養之皆冒劉姓

○雷德驥判太

初漢世祖女

適薛氏生繼

傳史相言十八史者之...

保權聞宋師下荆南...

延劍進克潤州將趨于...

生繼恩再適河氏生繼元俱幼孤世祖以釣無子便養之皆冒劉姓

官屬綱目官上有

相府之吏附會

日堂吏附會

桂斧綱鑑注

設重裊地坐茵通說

茵重席也漢書注尋也

地坐席地而坐不設椅

卓行酒

皆他人家也榻外

榻時海內未平定多未

理寺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驥

憤惋直詣講武殿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

聚斂財賄上怒叱曰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

吾之社稷臣乎引桂斧擊折其二齒命曳出黜

之驥音相大理寺天子有九寺此其一也掌折獄詳刑

聲鼎屬折音舌○二年命曹彬等伐北漢尋親征攻太

原城久不下頓兵百草池中暑雨軍中疾疫詔

班師中音○上自即位或微行幸功臣之家不

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普意

上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異甚亟出則上立

雪中普惶恐迎拜即普堂設重裊地坐熾炭燒

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

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

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少天下邪南征

北伐此其時也願聞成筭所向上曰吾欲取太

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太原當西北二

邊使一舉而下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

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何所逃上笑曰

服者故其言如也成筭成筭心

中謀畫已定謂成筭

太原當西北二邊言太原

西北二虜太原既下則

二虜來侵之患宋獨當

之長自招何不姑留以

多事也便家言姑留存

俟削平之以當西北邊

患俟諸國之平治可因

也重裊當作茵褥也

綱鑑並作重裊而此注

謂當作茵褥也按注者

以為裊本重甫也然謂

重裊則語重複故應當

作苗禡。然重裊非重覆。此夜大雪且夜久寒甚。

吾意正爾姑試卿耳。於是用師荆湖。繼取西川。

故特應重設數裊也。祿名。祿。厚也。人所坐。數。厚也。左傳桓十二年。注。謀。伺也。疏。謂詐為敵國之人入其軍中。伺候間隙。以及報其主。兵書謂。區。師古曰。之反。間。謂小也。

重裊當作苗禡也。著音長。入聲。成。筭。筭。畫也。太原北。漢。所都。彈丸黑子。喻其地小。蔣音漿。荆湖。荆南。湖北。○嘗因北漢謀者語北漢主鈞曰。君家與

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因此。一方之人。鈞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當中國之什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

食也。上哀其言。終鈞之世。不以大軍北伐。及繼元立始用兵。

契丹弑其主述律。號穆宗。迎立其伯父兀欲之

宋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張。因唐使報書甚不遜。帝令潘美伐南漢。

○是歲

乃可之。說文可。肯也。廣。許可也。

子明記更名賢。○三年。命潘美伐南漢。四年克

常設大寮於閣後。閣。與。綱鑑作。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雷德驥之子又

廣州。劉鋹降南漢。○右南漢劉隱自梁太祖開

於視事。雷德驥之子又。綱目。初雷德驥之。暎希普意。奏德懷怒。坐削籍流雷武。其子有鄰。意普害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奪可度受賂曲法。普復庇二人。帝怒杖贊可度。始

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趙普罷相。領河

疑。不押班不知印。押。按。也。又。管拘也。班。朝廷之位。次。

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

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切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

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

宋太祖。○三十一。五車標。解。

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

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切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

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

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

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

切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

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

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

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

切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

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

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

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

切當遷官者。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下曰。朕

陽三城節度。普沉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

除某人為某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

奏。普徐拾以歸。補綴以進。上悟。乃可之。又有立

也知印。主知印信也。

使自歸順。僭偽國人歸。正統謂歸順。

取匣劍授彬曰。言行錄。太祖遣。

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

才力不迨。乞別選能臣。

潘美盛言。江南可取。帝

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

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

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

敢仰視云々。出位踰越

其所職也。犯分違犯其

分限也。蓋潘美為入明

銳。不服從於人。曹彬知

之故。辞才力不迨。太祖

察其意。故先其江南樊

大言云々。

若水。細目。初江南池州

人樊若水舉進士。

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

于米石江上。乘小舟載

縹緲其中。雖南岸殊神

抵北岸。凡十數往。皆其

江之廣。然因請汴上書

言江南可取。狀請遣將

禦以濟師。宋主然之。

鉉言煜以小事大。細目。

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

幽下兵出無名。煜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

失。奈何。為兩家可乎。既

謂父子則應一家。今為

兩家。豈可乎。

固不與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安得以私

喜怒專之。上不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宮門

不去。上卒可之。普常設大甕於閣後。表疏意不

可者。投其中。焚之。其多得謗。以此雷德驥之子

又訐之上。始疑普。先是雖置參知政事。以副普

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至是始詔

二參政。外政事堂同議政。更知印。押班與普齊

未幾。普遂罷。薛居政呂餘慶等。其後繼為相。陽

孟州為河陽節度。斷音。湍去聲。已音。紀間音甘入聲。下同。更音庚。幾如字。○七年。命

曹彬伐江南。初上屢遣使喻江南國主李煜入

朝不至。乃以彬及潘美等討之。戒以切勿暴略

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取匣劍授

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美以下皆失色

自王全斌平蜀。多殺入。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

專任焉。先是江南樊若水舉進士。不第。上書言

事不報。乃釣魚米石江上。以繩度江。廣狹請闕

陳策。上用其言。令荆南造大艦。為浮梁。以濟師

至是用之。不差尺寸。略與括通。不第不及第。上

宋太祖

但天下一家

好匪然而有聲也言

令去聲浮梁橋也

〇八年曹彬圍金陵急李煜遣徐鉉

我封內豈不當容許叛

入貢求緩兵鉉言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其說

也宜早為之所

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

也蓋欲以計圖處之

還尋復至奏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

有橫惟鋒鏑者

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

也鋒鏑名刀其末曰鋒

之側豈容他人鼯睡乎鉉惶恐而退金陵受圍

言若鋒刺之毒利也銷

自春徂冬勢愈窮蹙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煜

說文矢鏑也鏑兵端也

曰某日城必破宜早為之所一日彬忽稱疾諸

閣門

將來問彬曰彬之疾非藥能愈諸公若共為信

片也子助字如菊子銀

誓破城不妄殺一人則彬病愈兵諸將皆許諾

非狀者謂之劄子

焚香約誓翌日城陷煜出降南唐亡捷書至上

通賤劄用以奏事非表

泣曰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

幹事

鋒鏑者可哀也彬還舟中惟圖籍衣衾閣門通

賜以黃袱

其榜子曰奉勅江南幹事回其不伐如此

袱以黃色帛包物賜也

聲累上聲下同軒音汗翌日明日也南唐亡南

經離亂

唐李昇自晉高祖天福元年僭号至是三世凡

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元

三十一一年橫去聲閣〇九年吳越王錢俶來朝

者便殿

辭歸上賜以黃袱封緘甚固曰途中宜密觀及

古今注肆所以陳寶物之物也

啓之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俶感懼

宋太祖 〇三十四 五車樓梓

大內 呂字箋曰凡人寢室皆曰內而天子之禁中則曰大內大言其廣亦言其尊謂非諸王以下之野放比擬也

坐寢殿 雅路寢治事之所殿初學記大堂也

軒豁 軒高也豁師占曰開大之兒

如我心 備考附葛從龍注卷尾

注扈衛也從隨也行也侍從天子車駕所幸曰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擊者開院 有免押令

上如西京謁宣祖安陵西京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安陵太祖

我輩少經離亂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有泣下者垂白老人○上欲留都洛陽群臣咸

諫上曰吾且都長安晉王叩頭曰在德不在險

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晉

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

矣乃還大梁將音衆○上崩在位十七年改元

者三曰建隆乾德開寶壽五十上仁孝豁達有

大度陳橋之變迫於衆心迫入京師市不易肆

嘗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

上曰爾謂為天子容易邪適乘快指揮一事而

誤故不樂耳嘗夏近臣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

謂宰相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藩侯不為撫

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酒音忌及也市不易肆謂不驚擾也菽音叔豆也藩侯藩鎮諸侯不為之為去聲斷音端去聲開寶初修

京城及大內營繕畢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

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

引御馬直之例陳乞增

其人言其故綱鑑承進言注

宗好畋獵務姑息威令不行賞賚綱鑑承進言注

禁進羨餘綱目初三司

更有羨余粟及万石者綱目初三司

化軍張全操上言此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乃詔自今勿復施行羨亦餘也則懸費用所餘進之於天子也

恭帝先上綱目作鄭王平宋主

素服登哀輟朝十日謚

曰周恭帝遷虜使之

側子曰依樣畫葫蘆

集句樣式樣也法也書言

故事踏襲日本曰依樣

畫葫蘆宋陶穀久在詞

禁太祖曰頗聞翰林皆

檢日本換詞語世俗謂

之依樣稱職稱適物

畫葫蘆之宜也

選法餘量也所以選量

折杖法折算法家換物

二十九十定大辟詳覆

換十八也帝謂宰臣曰五代諸

法侯政屬有法法殺人

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

至重姑息當知及邪自

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

聞付刑部覆視之帝

留意刑辟哀矜無辜故

自開室以來犯大辟非

情理深害者多待待免

惟賊吏版籍戶帖戶鈔

弄市便蒙版籍戶帖各書戶

口事產數目籍藏於官

帖給於民戶鈔益戶券

之類唐吏部取

書判四身取其体自豐

偉言取其言辭辨正書

取其指法道美判取其

文理優長宋初因取

有邪曲人皆見之兵天內宮禁繕音平蜀之後

嘗擇其兵百餘為川班殿直郊禮行賞以御馬

直扈從特增給川班擊登聞鼓援例陳乞上怒

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邪斬其妄訴者

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諸軍遂廢其直川班殿直

精者直殿故曰川班殿直廩給與御馬直等增

給以其扈從車駕之勞特命增給錢人五十登

聞鼓隋制九奏聞訟訴者聽搥鼓有司錄狀奏

之援音爰陳乞援御馬直之例陳乞增給配隸

以川班內臣有違事後唐者上問莊宗英武

定天下享國不久何也其人言其故上撫解嘆

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

束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不吝爵賞苟犯吾

法惟有劍耳五代以來藩鎮強盛上以漸削之

罷諸節鎮專用儒臣分理郡國以革節鎮之橫

又置諸州通判以分刺史之權自是諸侯勢輕

禍難不作專務愛養民力罷卻貢獻禁進羨餘

常衣澣濯之衣寢殿青布綠葦簾晚節好讀書

嘗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竈何近代

法網之密邪內臣宦官搯拊通指也擯去聲羨

如字常衣之衣去聲葦簾

宋太祖

其俊異者謂之拔萃。

開寶通志

綱目五月
宋行開元通

禮初宋主命李昉劉溫
更重定開元禮附以國
朝制度損益為書二百
卷号通禮至垂行之

撰日曆

綱目史館修撰
唐蒙請修日曆

宋主從之命宰相日錄

政

配對也享祭也
事物紀原尚書

盤庚告其臣曰茲予大
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是則功臣配享之禮

由商人

唐律疏應
始也

有名籍不應入而入為

蘆葦削平諸國必招之不至而後用兵及其既
降皆不加戮禮而存之終其世嘗幸武成王廟

觀從祀有白起指曰起殺已降不武命去之周

恭帝封鄭王後遷于房州上以辛文悅長者俾

為房州守恭帝先上二年始卒上發哀輟朝十

日還葬如禮上初入京時周韓通死節追贈優

厚王彥昇棄命專殺終身不授節鉞受禪之際

倉卒未有恭帝禪制學士陶穀出諸懷中上薄

之穀久在翰林頗怨望上曰吾聞學士草制依

關 正字通鈔指
入鈔也事物紀原

曰筆談曰陝西關隘曰
法官自般運置務拘實

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
鈔法〇顯鹽六書故事

凡園物以顯計周礼祭
礼苦其苦鹽散塩注苦

塩出於池塩為顯未鍊
治味鹹苦散塩即未塩

出於海及井并煮鹹而
成者塩皆散末也

孟子曰拔萃其萃
注拔 特起

也萃 聚也

樣畫葫蘆耳何勞之有卒不登之政府内外官

有時望者籍記姓名以待不次選用稱職者多

久任不遷定銓選法嚴舉主連坐法嚴賊吏法

有實極刑者懲五代藩鎮苛征重斂之弊寬商

征寬粥塩酒禁倉吏多人民租者或棄市五代

多以武人為牧守率意用刑上懲之故入者必

抵罪定大辟詳覆法定折杖法頒新刑統定差

復法作版籍戶帖戶鈔長吏有度民由不實者
或杖流之諸州旱蝗賑饑蠲租惟恐不及舉德

行孝悌親策制科舉人放進士榜嚴覆試法御
 殿親試進士試書判拔萃數幸國子監詔天下
 求遺書初用和峴取定雅樂初行劉溫叟取上
 開寶通禮二百卷命宰執日記時政送史館撰
 日曆制度典章彬彬有條理太宗晉王立是為
 太宗皇帝武成王唐肅宗追贈太公望為武成
王從祀配享親降秦將白起嘗坑趙
降卒四十萬去上聲先音嚴入京時自陳橋擁
還時死節周朝在京巡檢韓通帥衆衛禦都指
揮使王彥昇親之優厚追贈通為中書令節鉞
節旄斧鉞九為節度使者必授之薄之薄親不
忠蒲蘆瓜屬狀如瓠實可食政府宰相政事之
府銓選法銓七錄切銓衡也又量也次也度也

從陶穀取上初京官七品以下猶屬銓自後京
 官以上無選中書門下特除而使府不許辟召
 幕職悉由銓授連坐法乾德三年詔陶穀等各
 於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監者一人除官
 之日仍書舉主姓名謬舉者並坐罪實置同極
 刑建隆二年李瑤坐賊杖殺自後賊吏有實極
 刑者商征商賈征稅寬鞠鹽酒禁漢法犯私鞠
 者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者死至是詔犯私鞠
 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死極刑其餘
 論罪有差又以前朝塩法太峻定以官塩關入
 禁地貿易至十五斤私煮至三斤者坐死以鈔
 塩入城三十斤以上者奏裁乾德四年詔寬之
 罪至死者奏裁抵罪故入人於罪者就以其罪
 罪之大辟死罪辟音開詳覆法懲五代藩鎮專
 殺之弊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折杖法
 折如字徒流皆杖各有數杖刑五日杖一百為
 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
 六十為十二官杖厚薄長短如周顯德中制新

刑統寶儀等所定差役法詔令佐檢案差役有不平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司補吏須不疑復乃聽版籍民間戶口甲糧數自在官版籍戶帖民間供賑戶口事產在官家給戶帖為照戶鈔如今朱鈔之類度音堂入聲賑音震贍也獨音洵免也制科周設賢良經學吏理三科至是上親策賢良科覆試法王祐知舉商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安得登第遷命中丞覆試曰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皆令覆試拔萃唐取士必驗身言書判拔萃拔其俊異者而取之孟子曰拔乎其萃數音朔隄音賢上聲雅樂登歌文德武功二舞所上之上上聲開寶通禮改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更館國史院日曆記每日事

太宗皇帝

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

太宗皇帝初名匡乂太祖長弟也太祖入京城匡乂首請號令諸將戢士卒仍自於馬前戒標

綱目耳下有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之十字○鄭伯勉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當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杜右之命非兵機堅固已非恭帝之幼而為義焉保有有道之心當將趙普就稱之書尤為可恨使趙普為經國之臣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論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祖當以光義為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普約誓而厲階去矣邵二京曰春秋之義大居正昭憲之

掠太祖受禪乃改名光義尹開封同平章事封晉王建隆二年昭憲杜太后臨崩謂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者乎太祖曰皆祖考與太后之餘慶太后笑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汝萬歲後當傳位晉王晉王傳秦王秦王以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曰謹受教太后呼趙普曰趙書記共記吾言不可違因命普於榻前為誓書普署紙尾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太祖友愛篤至晉王嘗寢疾灼艾太祖亦自

有考已一人已未六 宋太宗 三十一 五

命拂帶。經傳正義。太祖雖違之可也。惟不知此其後太宗致弟姪俱不得其死。職餘慶之家必此之由歟。

趙普嘗為有餘趙書記掌書記

金匱 匱說文匣也。藏物之器也。金匱以金鎖封其

太祖不豫 廣義曰臣嘗以宋太祖傳第之事。失有三人焉。一失於杜后之不公。二失於太祖之不明。三失於太宗之不義。何也。蓋位者天之位。非人之所得私也。苟以人而不以天。必將起

數名禍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尚何以安厥位為望哉。觀夫杜后有曰。因有長君社稷之福也。斯言也。杜氏聞周之亡於幼主故也。使其不賢。其如長何。信斯言也。則古人委妻遺腹之事。諒矣。至若太祖承母之訓。似矣。獨不思夫自傳賢之後。必以傳子為正。間有不傳於子而傳於弟者。未聞其有不亂也。况婦人無專夫死後子。乃其職也。太祖何獨昧於此哉。及夫太宗則又不顧禮義而為之耳。當夫兄之禪已也。蓋曰德昭燭

爰以分其痛。嘗曰。晉主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及也。太祖幸蜀。有布衣張齊賢。獻十策。召問。賜食且啗。且對太祖善其某策。齊賢固稱。餘策皆善。太祖怒。斥便出。既還。語晉主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蓋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王至宮中。散遣左右。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而上引柱

斧。戡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后見晉王愕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

王即位。更名。炁。秦王廷美尹。開封。改封齊王。德昭封武刃郡王。

又音刈。戰音簪。入聲。約束也。柴氏周世宗。秦王太祖。次弟德昭。

太祖長子。長音張。上聲。呼去聲。艾五蓋切。草似蒿葉。可灸。爰音救。幸蜀一本作在。西京者。是蓋齊賢洛陽人也。布衣。未蒙爵祿。曰布衣。十策。下并洽。實民封建。崇學。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

姦恤刑。便如字。語去聲。后宋氏。王繼恩。宦官。德芳。太祖次子。戡。敕角切。無與母通。更音庚。炁音

炳。武刃。邑。○遣使分行州縣。廉察官吏。第其優劣。罷軟不勝任。惰慢不親事。免官。○

罷音皮。倦也。勝音外。○

長且賢。未聞其有過也。况陛下創業垂統。傳子為宜。臣何功德而敢冒居此位乎。雖處母后之言。正所以蓋其愆也。至於甚不得已。則掉臂而為。朱伯夷奔之事。亦不可乎。嗚呼。杜氏以忠得忠。失之心而保天位。太祖以曲謹小廉而傳天位。太宗以褊急奸貪而擽天位。天位一壞於三人之手。其不幸孰甚焉。

王有離席之狀綱目作晉王時

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女浦曰太宗嗣位之際此十載不決之疑孰肇

者信傳聞而不知考覈可乎。宋史云帝崩于繼恩祔遺詔神帝即位此可信者也。胡一桂陳程作私史云。逆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為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原為此說者。蓋出於李壽之長編。壽吳僧文登所著。湘山野錄。意一僧之微。何從得此。勸築也。官家言乎。載也。春也。俗稱天子曰官家。宋真宗嘗以問侍讀李仲容曰。何謂官家。對曰。將濟力機論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五三之

賊吏配者。遇赦不叙。受賊之吏從配。逮方雖遇赦亦不叙用。 ○大

理評事陳舜封。奏事口捷。舉止類倡優。問誰氏。子對以父為伶官。上曰。汝真雜類。豈得任清望。

官改授殿直。天理評事官。掌折杖。詳刑。陳舜封陳姓。舜封名。伶官。樂工。清望。清要。

○陳洪進來朝。獻漳泉二州。陳洪進初為泉州衛將。後擢其

地。三州。屬福建。 ○吳越王錢俶來朝。遂獻其地。右吳越梁太祖開平元年。初有兩浙。至是七世。凡七十四年。

○命潘美伐北漢。尋親征圍太原。劉繼元出降。北漢亡。右北漢。劉崇自周廣順元年。僭号。至是四世。凡二十九年而亡。

○詔征契丹。易州涿州來降。

上攻幽州。踰旬不下。遂班師。郡王德昭從征。幽

州軍中嘗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

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不行平北漢之賞。德

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

退。而自刎。後二年。岐王德芳卒。自太祖二子相

繼。死。齊王廷美不自安。他日上嘗以傳國意訪

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於是普

復入相。廷美遂得罪。降涪陵縣公。普復使知開

封府李符告其怨望。南還房州。尋殺之。普恐李

宋太宗

○四十一

五

德故曰官家... 孫官以... 傳賢臣... 國設其社稷... 四疆注封回... 其國之封也... 之... 界... 諸侯大夫... 云注天子籍田... 其穀為祭祀... 曰帝籍九推... 終之籍籍也... 履手田而耕... 籍之言借也... 之故謂... 之籍田... 也... 也... 也...

符漏言因弭德超語曹彬故以符薦德超貶符
 春州卒從去聲涪陵縣屬涪州涪音浮 韻當作彌姓也春州屬廣東今南恩州
 ○种放隱于終南山結草為廬以講習為務後
 進多後之學上聞召之辭以母老上高其節厚
 賜錢帛旌之种音蟲姓也放音傲 終南山在武功縣 ○呂蒙正為
 參政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不
 聞同列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名姓
 則終身不忘不如無知也○召華山陳搏賜號
 希夷先生華去聲搏音團 ○開寶寺塔成前後八年所

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
 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
 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
 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
 許其臣崔仁冀白朝廷
 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
 土禍且至倣左右爭言
 不可仁冀厲言曰今日
 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
 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
 倣遂決意上表獻其境
 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
 縣

費億萬田錫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
 膏藥血上不怒開寶寺在汴京藥血聚歛 ○先
 是西夏李光叡卒子繼筠嗣又卒弟繼捧嗣繼
 捧來朝獻四州地其弟繼遷叛去數入寇邊四州
 夏銀綬宥 ○契丹主明記殂號景宗子隆緒立
 年十二母蕭氏專其國政○上命曹彬等分道
 伐契丹彬兵大敗於岐溝關詔班師契丹自是
 連年入寇後女真以契丹隔其朝貢之路請擊
 之不許女真遂臣於契丹岐溝關在涿州西南四十里 ○上

齊王廷美不自安
 宋太宗

或告廷英欲因帝幸西池為亂遂罷廷英開封尹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大沒廷英始不自

他日上嘗以傳國意

訪趙普廣義曰嗚呼太宗傳字之意雖

蒲而實決於趙普之一言也夫趙普始為周滁

州判官而受知于太祖

本至當貴之極名雖君

臣情猶兄弟其曰太祖

已誤則是明知其誤矣

夫何阿諛苟容不肯出

一言以正救其背恩忘

義何人似焉若普者真

險人也

廷英遂得罪綱目趙普

居西京非便調知開封

府李符上言廷英不悔

過而怨望乞從遠郡以

防他變詔降封廷英為

涪陵縣公房州安置普

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

事貶官

因弭德超請

國司馬

彬故綱目酒坊使弭德

乘政久得士心將為不

利帝信之出彬為天平

節度使德超以不得樞

密使怨望言頗侵帝詔

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授節度使命管夏銀綵
宥靜五州使圖繼遷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保
吉復寇邊命李繼隆討之保忠言已與保吉解
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先移兵討之繼隆入夏
州檻送保忠於闕下保吉尋亦請降而復叛命
繼隆討之五州絳州即離陰郡屬陝西餘四州屬甘肅○蜀自既平
之後府庫之物悉載歸內府土狹民稠有司不
無賦外之科王小波起為盜小波死李順繼之
攻陷成都僭號蜀王上命王繼恩討擒之蜀平
賦外之科相賦之外別有科征李順小波妻弟○交趾丁連卒大校黎
桓囚其宗族而專其國上初命討之無功已而
桓奉貢竟以桓為交趾郡王黎桓大將校黎姓桓名○時
霖潦過度上曰朕於刑獄盡心安得積陰之譴
寇準越班對言某州局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為
小過陛下殺之王准參政王沔之弟盜錢數百
萬於法為大愆陛下以沔故務相容蔽如此而
曰刑獄盡心如之何無積陰之譴上即日誅准
罷沔俄而兩止霖潦久雨曰霖無源水曰潦潦音老大愆愆音隊惡也書元惡

賜號希夷先生 孝子經 觀之不

木 〇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五曰太平興

見名曰夷 聽之不聞名 曰希陳博字因南亳州

國曰雍熙端拱淳化至道壽五十九薛居正沈

真源人 隱華山修道周 世宗召見問飛昇黃白

淪趙普宋琪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等相繼

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 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

為相普凡再入再罷尋薨普初以吏道聞寡學

此為乃遣還山嘗與白 驢欲入汴中途聞太祖

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每朝有大

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 自此定矣太宗時入朝

議輒闔戶自啓一篋取一書閱之及平家人視

帝遣人問玄默修養之 道博曰搏山野之人於

其篋則論語也嘗謂上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

特無用亦不知神仙黃 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

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蒙正

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 日冲天亦何益于世正

晚出嘗與普並相普甚推之蒙正嘗置冊子夾

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 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

袋中疏四方人才姓名以待選用初太祖嘗以

于此帝益重之詔賜号 希夷先生飛仙黃白之

張齊賢屬上至齊賢舉進士上欲置之上第而

術綱鑑注黃白之術丹 龜之事也漢武內傳曰

有司第其名在下乃詔一榜特與通判卒至大

李少君言臣能凝粟黍 音噴丹砂所化為水銀

用呂端為相人謂呂相作事糊塗上知之曰端

也成白銀飛丹砂成黃 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

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自上即位以來以小入

登極人君即位為登極 玄默修養之道字與玄

為相者盧多遜一人而已太子立是為真宗皇

默清靜也前漢楊雄傳 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

帝 太平興國四年年号昉音傲再罷索普以本

為德修養黃老之術長 生之道也吐納養生之

興國六年復入相至八年又罷端拱元年再入

理卓氏蒸林噓吸冲和 吐故納新書言故事吐

至淳化元年罷前後歷事二朝凡三十餘年推

音退平聲疏去聲屬音燭糊音 鵬塗音突太子太宗第三子

宋太宗

日十日

五車標記

故納新綱目 繼捧來朝夏州 為內丹

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嘉之賜養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相對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封關時繼捧族弟定准軍都知蕃落使繼遷留居銀州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妻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介沁出其祖像以示我人我人拜泣從者蜀自既平之後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起刃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併者益羅賤賈實以規利青神民王亦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手附之遂攻青神殺縣令帝色響應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玘射中小波小波刺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越班 班左傳注若帥位也次也

真宗皇帝初名元侃封襄王有舉人楊礪嘗夢

至一大殿有坐殿上者語之曰我非汝主來和

天尊汝主也指示令謁之礪後進士第一入為

襄王府記室既謁如夢中所見太宗嘗遣相者

詣襄王及門而返曰王門阍復皆將相也王可

知矣立為太子至是即位更名恒語去聲記室

○咸平二年契丹入寇上親征

至大名府而還大名府屬河 ○三年益州卒王

均反僭號大蜀以雷有終知州討擒之益州平

○范廷召擊契丹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

裔亟赴之廷召潛遁保裔為所圍力戰死之高

關在安州兼都署 ○李繼遷先朝奪所賜姓名

寇邊不已攻陷靈州西涼六合酋長潘羅支乞

會王師討之繼遷攻陷西涼府潘羅支要而擊

之繼遷中流失死於靈州之境其子德明請降

復賜姓趙後封為西平王賜姓名繼遷當太宗

保吉既而復叛故曰奪所賜姓名西

涼府屬甘肅即涼州要音腰中去聲 ○楊嗣揚

延朗智勇善戰加團練使虜悍之目曰楊六郎

曲札若干尺矣。法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十字。以一从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言言。顏師古曰。十箇也。謂如此箇數。意亦近。高吏也。官冊子。冊玉也。古未有紙。來袋中。戴文于簡。會左右。乃詔一榜持也。存賢在下第。故詔一榜。進士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也。存賢遂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

景德元年。契丹主與其母蕭氏大舉入寇中。外震駭。參政陳堯叟蜀人。請幸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江南。上以問宰相寇準。準問誰畫此策。上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臣。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遂定親征之議。上駐蹕韋城。尋至衛南。契丹擁兵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出禦之。契丹撻覽中弩死。大挫退却。不敢動。寇準力勸上渡河。殿前帥高瓊亦力贊猶豫間。瓊麾衛士進。鞏曰。陛下若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深適呵之。瓊怒曰。君輩此時尚責人失禮。何不賦一詩退虜耶。遂擁上以渡。既至澶州。登北城張黃旗幟。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斷音端去聲。駐蹕車駕暫止曰。駐蹕。韋城縣屬開州。撻覽統軍。順國王挫音佐力。贊贊成渡河之策。猶豫不決也。夜平聲。深適宋鑿作馮極。聞去聲。先是

太宗紀。端居位持重。識大体。以清簡為務。時高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端謙讓不取當。糊塗不分也。

王繼忠者陷虜。嘗言和好之利。故雖大舉亦遣使以繼忠書來。上命曹利用報之。至是。利用與契丹使者韓杞偕來。請世宗取關南故地。上曰。地必不可得。寧與金帛。以和準意。亦不欲與。

真宗皇帝

殺牲取血以契丹塗截鼓也。

大舉入寇。時邊者告急。準不發。欲突自如。準勸幸澶州。帝難之。準曰。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

有步標已一人。宋真宗。景德元年。五車樓。卒。

景德元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車樓。卒。

駕親征敵當自道不然
 出可以扼其謀堅守以
 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待
 勝算兵奈何乘潮杜欲
 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
 崩潰敵乘勢深入天下
 可復保耶帝乃決策幸
 澶澶不敵動不敢進也綱
 契丹主大懼欲引去而
 宋師數十方至而和議
 和議益決帝至澶州南
 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
 衆請駐蹕欽準固請過
 河云黃旗幟天子之
 生靈靈出知諸州命
 諸臣朝臣

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
 十歲後我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上
 曰數十歲後當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
 姑聽其和遂再遣利用往利用請減賂金帛之
 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召語之曰雖
 有勅旨不得過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準
 斬汝矣利用卒以絹二十萬銀十萬定和議南
 朝為兄北朝為弟交誓約各解兵歸準初發京
 師命朝士出知諸州皆於殿廊受勅戒之曰百

出知諸州
 軍事也
 以其有智且

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

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

當以軍法從事恐欽若沮親征之議以其有智

言行錄真宗之次澶淵

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契丹至城下欽若閉

也一日語旅渾曰今虜

門束手無策修齋誦經而已上還自澶淵待準

騎未退而天雄軍在

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日送準欽若進

賊後乃一陷沒則河朔

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邪城下之盟春秋

皆屬境也何人可為朕

小國所耻也上愀然欽若每曰澶淵之役準以

守旅渾曰當此之際無

陛下為孤注上待準遂寢薄尋罷相地初晉主

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

石敬瑭請契丹共滅唐割幽薊十六州與之後

將不知福將巨觀主欽

周世宗伐契丹取瓦橋關益津關之南瀛莫易

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

疑辭請幸金陵之類也

云々或云王欽若數進

於上故旅渾因此出之

以成勝敵之績耳智將

不知福將出處未詳唐

有考票已十八

宋真宗

書李勣傳曰勣臨事選
將必嘗相其奇厄福艾
者遺之或問故答曰薄
命之人不足冀成功名

東手 網鑑注手如東
轉不能措置

下之盟 網鑑注他國通
我城下不得已

而與盟乃可耻也今渡
河逐契丹而與之盟本
無可耻欽若托言以欺

帝 準以陛下為孤注
耳

欽若曰陛下開博乎博
者輸錢欲冬乃釐所有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成
準之孤注也網鑑注出
錢賭博曰注錢不則卷

其所有為一注曰孤注
勝則得之敗則失之

祐不做 言我既
不為相 植三槐

于庭 槐木名葉細花黃
可紫色三公植槐

於前周禮尚三槐三公
之位焉注槐之言懷也

取懷遠人之義也

時魏博節度使 王祐

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
使魏州以便且付之告

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
時溥為相也魏州節度

使符彥卿有飛語聞於
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

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

川之地重平聲百萬鎊百萬匹銀百萬兩語去
聲過音戈下同天雄軍河北魏博節度唐代宗
寵其軍曰天雄澶州澶州古名澶淵為其之為

去聲孤注如賭博只有一注錢物以決勝負

以王且同平章事且王祐之子也太祖嘗遣祐

按事謂祐還與王溥官職祐不徇太祖意竟不

大用祐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植三槐于庭

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至是且果為相深沉

有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之趙德明嘗以民

饑上表乞糴群臣皆請責之且曰臣欲詔德明

云塞上儲糧不可與已於京師積百萬可自遣

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朝廷有人按事時魏

符彥卿有飛語聞於上乃遣祐往問按不大用

祐至魏博但決配彥卿家僮二人挾勢之罪還

又力保彥卿無罪且極言當以五代狼無辜為

戒帝怒宥置華州二郎且行也屬音燭上表之

聲上上既入欽若之言數問欽若何以刷耻欽

若知上厭用兵謬曰取幽薊乃可上令思其次

乃請封禪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又言封禪當

得天瑞前代有以人力為之河圖洛書果有此

邪聖人以神道設教耳於是自太中祥符以來

數有天書降東封泰山西祀后土於汾陰又有

决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券無異乎祐曰臣以百口保之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守自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遂州安置祐封親賢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簿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即必做二郎者且也祐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

飛語 無實無姓多上章者若飛來也

師古曰不知所從來者言箇名書

趙氏祖九夫司命天尊降天下立天慶觀置聖祖殿諱聖祖名玄朗京師作玉清昭應宮且不

能止其事 又欽若之言納其語準之言數音朔下同刷可劣切拭也令去聲河圖說見大昊洛書禹治水時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洛禹遂別文以為洪範九疇邪音耶太中祥符四年天書降偽作書云自天降○案太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左承天門南四月降太內六月王欽若奏天書降泰山天禧三年降乾祐山汾陰水南曰陰天尊降宋隆太中祥符五年聖祖降曰吾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始祖再降乃軒轅黃帝後唐時七月一日復降生趙氏族謂上曰善撫育蒼生毋忘前志尋尊號聖祖曰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聖祖母曰元天大聖

○上在位二十六年自元年呂端罷後張齊

决配 决字與断也判也配與會流刑也

安置 胡三省曰投置於荒遠州郡謂之安置

上既合敘卷言 綱目言下

有深以瀛州之盟為厚常快々不察之十三字

乃請封禪 言行錄欽若曰唯有封禪

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以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上文之乃可

賢李沆呂蒙正向敏中畢士安嚴準王旦相繼為相惟且居位十一年當李沆為相時且甫參政沆喜讀論語嘗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不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謂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太中祥符封禪祠祀土木並興且乃歎

西祀后土於汾陰

后土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土正曰后土。注。土為群物主。故

也。稱后。天尊隆。真宗紀。河州。縣。平。王。

捷自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

蓋司命真君也。身為聖祖。官者。刑。承。珪。以其事。

聞。賜。捷。名。中。正。而。祥。瑞。之。事。起。矣。黔。卒。黔。也。

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猶漢僕隸為黔頭。以其蒼巾為飾也。小環神劍。歙名。刀。本曰環。

形似。恒。々。論。文。恒。々。不。環。也。恒。々。玉。篇。及。

也。

曰李文靖真聖人也每有大禮且輒以首相奉

天書以行常悒悒不樂欲去則上遇之厚及薨

于位遺令削髮披緇以歛議者謂且得君而不

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云沈音阮上聲向音

靖公遺令去聲削髮披緇如張詠嘗言吾榜

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才

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

如寇公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當且之世王

欽若已相欽若罷寇準再入相參政丁謂事準

也

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髮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

綱目。歙下有蓋悔其不

國大臣乃為官長拂髮邪謂甚愧恨準罷李迪

諫天書之失也諸子欲

丁謂為相準遠貶迪罷謂獨相時上已有疾昏

奉遺令。揚億以為不可

眩如準罷貶皆謂白中宮行之上不知兵尋崩

乃止之。或比之馮道云

年五十五在位改元者五曰咸平景德曰大中

綱目。馮道雖為首相。依

祥符曰天禧乾興太子立是為仁宗皇帝王公

違兩可無所操決。陳

詳同。厥公準方面之寄鎮一方自當一面為官

四明曰。按玉且之碩德

之為去聲迪音狄遠貶初貶雷州司戶移道州

重望可謂賢矣。然受美

司馬中宮劉后太子

珠之賜識天書之誕而

真宗第六子

不諫至死而不能以正

仁宗皇帝名禎母李氏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

自終議者至以失節馮

道為比惜哉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明乎大學之

道而求至于是而已曾

子臨終而易簪曰吾得

青衫果已一人也

正而驚焉。後之君子可不慎。
 榜中。字典取士及諸。榜中。連言之次第。日榜。榜中。謂與吾同榜之進。
 嘗會食。與漢漢。士也。
 綱目。準遠。初。既知相。州。再。既為道州司馬。三。既為雷州司戶參軍。○
 丁南。湖。日。不。惡。而。嚴。君。子。待。小。人。之。良。法。也。若。或。待。之。惡。焉。則。必。遭。其。及。噬。之。毒。矣。丁。謂。拂。冠。準。鬚。而。準。矣。其。非。焉。是。準。待。之。惡。矣。雷。州。之。既。得。非。友。噬。之。毒。耶。
 仁宗皇帝

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宗嘗額上帝。祈嗣問群仙。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自昇王為太子。年十三。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
 李氏帝所生母。劉皇后。真宗正后子。之養為子。額音。丁謂用事。竄。疑。準。為。雷。州。司。戶。喻。和。也。好。去。聲。
 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陵。擅移皇堂於絕地。遂罷謂。貶至崖州司戶。謂初命學士

赤脚。後。既。也。無。無。謂。皇。后。也。聽。政。宋。史。札。史。曰。皇。太。后。臨。朝。聽。政。與。皇。帝。並。御。承。明。殿。無。簾。額。額。呼。也。山。陵。天子。葬。所。秦。曰。長。山。漢。曰。陵。故。後。世。通。名。山。皇。堂。謂。陵。縣。絕。地。之。地。當。拔。眼。中。丁。眼。中。丁。一。作。眼。前。釘。眼。前。之。鐵。釘。也。言。當。拔。去。眼。前。之。呂。夷。簡。相。初。宗。封。祀。汾。汾。而。過。洛。陽。皆。幸。宮。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

草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為證事。及謂竄學士乃用其語。人快之。
 雷州屬海南山陵。堂。墳。穴。也。時。丁。謂。為。山。陵。使。因。山。陵。都。尉。雷。允。恭。從。邢。中。和。言。移。山。陵。向。上。既。而。上。穴。有。水。石。故。王。曾。奏。之。令。平。聲。無。將。將。音。漿。春。秋。傳。云。大。臣。無。將。將。而。必。誅。公。子。牙。今。將。爾。將。者。言。將。紕。君。不。道。如。木。逆。不。道。誣。上。不。道。之。類。用。其。語。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方。逐。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冢。老。然。準。竟。不。及。北。還。而。卒。王。曾。為。相。王。欽。若。再。相。欽。若。卒。張。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

皆不任用。有徑夷簡。在
 類川推官。宰相才也。夷
 簡由身進用。累推知開
 封府。嚴辦有聲。其宗識
 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
 之不果而崩。太后知其
 宗眷注。擢居政府。遂以
 為塞進士。書言故事。唐
 相塞進士。選舉志云。唐
 制取士之科。多因陪日
 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
 經。有發解禮部廷試
 進士。發解禮部廷試
 第者。試之於鄉中。以貢
 曰發解。又曰鄉試。句會
 云。解開上也。唐進士由
 鄉而貢。曰解。禮部。南
 也。南省。即尚書省也。試

聖初居相位。至是七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
 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人曰。狀元三場喫著。不
 盡曾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真宗未正色立
 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
 或問其故。曾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解音介發
 部會試。廷試。解音介發
 殿試。已音紀。○交趾黎植。景德中卒。子龍廷殺
 其兄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大中祥符間。
 全忠卒。子幼弟爭立。大校李公蘊遂殺之而自
 立。至是公蘊卒。子德政立。來告喪。封交趾郡王。

之於尚書省。曰南省。又
 曰會試。又曰省試。廷試
 天子自試曰廷試。又曰
 御試。又曰元。謂為第
 曰殿試。狀元。謂為第
 狀元也。三場。言發解禮
 元首也。三場。部廷試也。
 喫著。言喫飯著衣。不在
 有餘不冷也。
 温飽。言志在
 安天下。或問其故
 綱目。作范仲淹嘗謂
 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
 公之盛德。獨少此爾。
 恩欲歸已。言使人知宰
 相薦已。則恩
 歸已。人不知天子恩。次
 怨恨事。總歸天子。故王

景德真宗年号。契丹主隆緒殂。號聖宗。子
 名字未詳。告音谷。○契丹主隆緒殂。號聖宗。子
 宗真立。○西夏趙德明卒。子元昊立。○劉太后
 以上為已子而上。母李氏。默默處先朝嬪御中。
 未嘗自異。人亦畏。后不敢言。疾革。乃進位宸妃。
 而薨。宰相呂夷簡奏。太后宜備禮以葬。曰。他日
 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宸妃卒。踰一年。太后崩。稱
 制十一年。已音紀。嬪御。周禮有九嬪。九御。李氏
 宋監李氏薨。太后抑未治喪。夷簡入奏。不許。曰。
 位日不欲全。劉氏乎。遂發哀。成服。葬之時。詔欲
 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處言。鑿垣非禮。宜從。西
 華門出。且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後必

宋仁宗

曾竊薦人於天子不使人知之恩如出于天子也公嘗以大臣執政不當收恩

有受其罪者乃許之上始親政先是呂夷簡張士遜並相夷簡罷李迪相而士遜為首相無所發明而罷

避怨 弟爭立 初二弟 哀妃 女官 夷簡處言 字典處 夷簡之初罪也 分別也

夷簡復相迪罷王曾復相而權在夷簡夷簡之初罪也以郭皇后之言及復入而后有尚美人

以郭皇后之言 綱目帝 與呂夷 簡謀以張者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

爭寵之際遂廢郭后夷簡有力焉臺諫孔道輔范仲淹爭不得而出仲淹還朝為待制知開封

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

府言事愈急數議時政夷簡訴其越職罷知饒州館閣余靖尹洙爭之皆坐貶歐陽脩責諫官

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謂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高若訥不諫謂不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奏其書亦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洙

太后崩 綱目太后愛 帝如已出帝亦 盡孝故始終無高麗間

靖脩不肖指若訥也王曾因對斥夷簡納賂示息夷簡曾並罷王隨陳堯佐代之以無所建明

出宮闈而另令嚴明恩 威加天下宮闈說文闈 宮中之 后有尚美人 綱目

而罷張士遜章得象代之郭皇后之言宋監上皆太后所任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 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 尚氏於帝前有慢后語

附太后耶由是并罷夷簡詳見仁宗明道二年尚美人尚姓也九嬪之下有美人爭諍同出

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 起救之誤批帝頰帝大 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

輔出知秦州仲淹出知睦州知開封府景祐元年召仲淹為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執政恐

趙元昊據有夏銀綵宥靈塩會勝

宋仁宗

五十三

五事

謀廢后且勸以入狼示

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

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

主廢后仲淹還朝為待

之議

制綱目仲淹以呂夷簡

執政進用多出其門

上言官回指其次第曰

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

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

况進退近臣凡差格者

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

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

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

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

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

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

淹迂闊務名無天仲淹

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

低議切時弊夷簡許仲

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

引用朋黨仲淹對益切

由是落職知饒州集賢

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

讒刺大臣重加譴謫儻

其言未合意恩在陛下

聽其不聽爾安可以為

罪乎陛下自親政以來

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

口請改前命詔入坐落

職監筠州酒稅館閣校

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

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

友則具仲淹之實也臣

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

甫考票已八人

宋仁宗

五十四

五車樓

甘涼瓜沙肅州之地居興州阻賀蘭山為固僭

號大夏皇帝入寇西邊騷然范雍經略西夏聞

元昊將攻延州懼甚閉門不救劉平戰中官黃

德和誣奏平降賊以兵圍其家議及其族富弼

言平自環慶來援姦臣不救故敗罵賊而死德

和誣人冀免坐腰斬范雍罷時軍興多事張士

遜無可補諫官韓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

邪於是士遜致仕呂夷簡復相用韓琦范仲淹

為邊帥仲淹嘗兼知延州夏人相戒曰毋以延

州為意小范老子曾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邊人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

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吳之不得大逞蓋藉琦仲淹之宣力居多夏銀

十四州屬陝西會屬鞏昌餘並屬甘肅將音

樂延州屬陝西即延安郡降音項平聲環慶二

州皆屬鞏昌姦臣范雍冀免索元昊寇延時德

和引兵先至是遂誣奏平希以自免腰斬竟

斬德和無可補無可補益朝廷琦音奇上上聲

范雍藉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撓遣泛使求石

晉所割周世宗所取關南地知制誥富弼接伴

鄂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貽書責司諫者謂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身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謂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王曾因對綱目初夷簡事世甚曾內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及居下而夷簡任事人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夷簡亦乞罷於夏俱罷范雍經畧西夏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若疎去兵寡弱又

時夷簡任事人莫敢抗弼數侵之夷簡欲因事罪弼以弼報使弼至往返論難力拒其割地使還再造而國書故為異同夷簡欲以陷弼弼疑而啓觀乃復回奏面責夷簡易書而往增歲賂銀給各十萬定和議而還泛使泛海之使開南地說見上接伴陪奉復音伏易音亦案弼使契丹論難皆去聲聽草詔及誓書弼請增三事母廣開塘池增屯兵騎容受叛暨行中使持誓書至武彊授之弼私念三事前與虜約萬一書詞與口異則事敗矣發視之果不同乃馳還易書行○論曰通兩國之情結無窮之好者莫重奉使之職古者兵交則有往來覘敵之使事已則有玉帛結好之

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卿延副總管刘平石元孫也慶州雍以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既破金明峯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守平元孫聞之各夜倍道而前與賊遇擊退之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輕兵薄城官軍少却中官黃德和居陳後望見軍卻率麾下走衆從之皆潰平轉關三日賊退平率余兵立七柵自固賊首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為二平遂與元

使非有儀秦之辯賁育之勇良平之智則不遣也方契丹擁兵壓境使者悖慢上命報聘無敢行者獨富公毅然而入虜庭詰其君臣往返辯論不啻數十百語至今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呂夷簡求罷上遂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負命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供諫院職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召夏竦為樞密使諫官論罷竦以杜衍代之國子直講石介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芴斯拔木姦之去如距斯脫木姦指竦也更音庚芴拔易曰拔芴連茹言善類相引距脫難之勇也以距距脫則不能為他難

孫某 養病坊 綱目唐

沒于賊 養病坊 宗開

元二十二年 置病坊 三

省曰 時病坊分置於諸

寺以悲 韓琦范仲淹為

田養濟 仁宗紀仲淹大開

邊師 州兵得五八千人

分六將領之 日夜訓練

量賊來集 使更出御敵

又大興營田 備極其招

流亡通斥 城於是荒漢

之民相隨 歸者奔城網

盤注 斥度也 城望也 呀

以望烽火 也相踵 孟子

注 夫范老子可欺

至也 初元吳攻延州 元昊詐

目 既擢仲淹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開天章閣

召對 賜坐給筆札仲淹等皆惶恐退列奏十事

一曰 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

官長 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

曰 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向

悉用其說 惟武備欲復府兵一說宰相以為不

之害仲淹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詩仲淹拊腹

謂琦曰為此怪鬼輩壞事竦因與其黨造論目

衍等為黨人歐陽脩乃作朋黨論上之畧曰小

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小人同利之時暫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情疎反相賊

害君子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事國則同心而共

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為君者但當退小

人之偽朋進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拊舊本

為此之為去聲 ○仲淹遷參政富弼為樞副上

遣人通款于雍雍信之

不設備既而元昊盛兵

攻保安軍○大范小范

者以年長幼分言也

老子 老學庵筆記云西

階偃言謂父曰老

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

稱老子又 以弱報使

尊稱也 命即入對即頭曰主憂

臣辱臣不敢受其死帝

為動色進獨樞密直學

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

不憚勞何遽以官爵賂

不安於朝歐陽脩亦出使河北晏殊罷杜衍同

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竦等造謗故仲淹等

可時章得象晏殊並同平章事未幾仲淹宣撫

往往返論難 丹見契

丹主曰 兩朝人主父子

繼好 無四十年一旦求

南考 崇己一人

宋仁宗 ○五十六

割地何也云云。自是辯
 難教四。遂定和。當其再
 往。曰。吾為使者。而不見
 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
 則吾事敗矣。落視異不
 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
 政故為此。欲致臣於死
 地。臣死不足惜。然奈國
 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
 夷簡曰。此誤。示。是殊云。
 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
 爾。富弼云。是殊為邪。當
 夷簡以。國書故為異同
 欺陛下。國書故為異同
 故書大禹謨。有過無大。
 刑故無小。注。故者。知而
 故犯也。荀子好詐。故注
 故巧也。

平章事行務。裁德倖。每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
 旨十數。輒納上前。上嘗語諫官曰。外人知衍封
 還內降邪。朕在宮中。每以不可告而止者多。於
 所封還也。會衍婿蘇舜欽。監進奏院。用鬻故紙。
 公錢祀神。會客。御史中丞王拱辰。素不便衍等。
 所為。因攻其事。置獄得罪者數人。拱辰喜曰。吾
 一網打去。盡矣。衍相七十日而罷。賈昌朝。平章
 事兼樞密使。韓琦罷。樞副。知揚州。事章得象罷。
 陳執中。平章事。昌朝罷。夏竦代為樞密使。見音現

無覺悉甲以追敵
 國之境曰厭境

側八切。紙札單延也。復音伏。府兵見唐太宗紀。
 幾如字。內降詔旨。格音各。數上聲。語去聲。會客。

親然。說文有決也。左傳
 致果曰親

會進奏院祠神。舜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會客。
 王洙。呂泰。王益。素等與焉。得罪。舜欽除名。洙等
 皆逐。

詰其君臣。謂問其罪。
 窮治之也。

○貝州平王則友。文彥博宣撫河北討平
 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曆初嘗因范

夷簡求罷。先言西事
 言自夷簡當國無忠言

仲淹請和。反覆數歲。竟納款。復無臣策。命為夏

慶道。以姑息為安。以
 避諱為智。然而易制者

國王名。曩霄。歲賜銀絹茶絲二十五萬五千。遂

升為心腹。汝而可使者。
 保為羽翼。是張禹不獨

不復。戢邊卒。子諒祚立。曩音曩。○陳執中以無

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
 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

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未

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
 燕石之言。但恨聞此遲

幾罷。幾如。○張貴妃兄堯佐。一日除四使。監察

十年亦至。事繁復言

○五十二

之夷簡乃以太尉致仕

召夏竦為樞密使

夏竦諫官歐陽修蔡襄

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

不肯盡力陛下致政

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

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

亦言竦怒路西師無功

而歸何以厲世因對極

論之帝未省遽罷拱辰

前引裾墨其說帝乃悟

國子直講石介喜曰

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

于此矣范仲淹亦謂韓

琦曰為此鬼怪畫壞此

也○丁南湖曰亂之所

御史裏行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

蜀以燈籠錦獻貴妃得執政故黨堯佐上怒遠

貶介彥博亦求罷龐籍平章事兄當作諸父案

佐姪也四使使去聲宜徽節度景靈群牧裏行

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必御史之

官卑考燈籠錦名間金奇錦貴妃以為服選

貶唐介為奉州別駕王舉正救之改英州○

廣源州儂智高寇廣州連歲陷諸州自邕至廣

西皆被其害命樞副狄青討平之還為樞密使

源州荃蹄云源州号為邕管即邕州儂音農○龐籍罷○陳執中梁

適平章事適罷劉沆代之執中罷文彥博富弼

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人情如此

豈不賢於夢卜哉上嘗問王素孰可為相素曰

惟官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

如此則富弼耳夢卜商高宗夢得傅○契丹主

宗真殂魏果宗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

日遵立○劉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富弼

罷○王安石知制誥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

知制誥則不復辭官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

誤食釣餌已悟而食之既上以其不情而遂非

宋仁宗 五十一

生則言語以為階此易

道之至戒也石介以為

救授而聖德一詩雖云

難直胡不以亂階為諱

乃致夏竦卿之幾乎矣

指於身後耶此所以狂

言而致連茹易王注根

禍也連茹相牽引兒

程傳根之怪鬼

相連者怪鬼

石介等不踐正道作出

新怪仲淹遷參政綱鑑

人也綱鑑

注並無皆惶忍字帝方

銳意太平教問當世事

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

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

所欲為者仲淹退而上

十 僥倖 其後幸同中書

所不當得 法微求也幸謂

而得者 置恩信

恩信 覃廣

自及也 疎等造謠

仲淹等不安於朝 綱目

范仲淹 荷以為浴中外

想望其功業 仲淹亦以

天下為己任 與富弼日

夜謀慮與致太平 然更

張無漸 規模闊大論者

籍之衆心 不悅由身

毀稍行 先是石介奏記

於弼責以行 伊周之事

夏鍊慈介 又欲因以傾

弼等乃使 為奴陰習介

書久之 習成遂改伊周

曰伊霍 伊霍伊尹霍光

也伊尹 廢太甲霍光廢

昌邑 且偽作介為弼撰

廢立詔草 飛語上聞帝

雖不信 而弼與仲淹恐

懼不自安 適開契丹伐

夏鍊請 裁抑

行違 也

傳曰 初國朝之制凡詔

惡之安石有重名士爭向之惟蘓洵不見著辨
 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姦慝 已覺誤食
 之遂非不近人情 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
 而不改過洵音旬
 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御臣曰任官
 曰信賞曰必罰三論揀軍又進五規曰保業曰
 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 揀音簡 ○策制科
 人得藉職藉職 ○曾公亮平章事 ○上在位四
 十二年改元者九天聖明道則無簾之政也景
 祐以來政由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廢曆
 更化君子滿朝至皇祐至和嘉祐天下承平無
 事恭儉之德愛人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外遐終
 始如一日遺制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
 而不能止壽五十四皇子立是為英宗皇帝 垂
 劉太后聽政 已音紀更
 音庚遺制外遺詔制
 英宗皇帝初名宗實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宗
 之曾孫也仁宗立為皇子賜名曙仁宗崩固避
 數四而後即位以憂疑致疾慈聖光獻曹太后
 權同聽政上舉措或改常度遇官官尤少恩左

宋英宗 五十九

封還 唐百官志曰給事中詔敕不便者塗

寶而 納款 款誠也叩也

策命 策與冊同集賢館

有七一日冊書之皇后

皇太子封諸舅納妃嬪

臨軒冊命則用之中書

令讀侍郎

監察御史 持授之

行 聚行者未正除監察

御史令於監察御史

班表 燈籠錦 吹劍錄曰

行也 仁宗上元

宴張貴妃服燈籠錦蓋

錦上織成

燈籠也 間金錦

廣

也

也

也

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賴宰相韓

琦參政歐陽脩等調護上既康復親政太后撤

簾琦一日出空頭勅脩已僉趙察未僉脩曰第

書之韓公必有說琦坐政事堂召內侍任守忠

立庭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安置蓋交闕兩宮

之人也數上聲曹太后仁安右間音潤兩宮太

政空頭勅勅出未書姓名空音控 第書之脩勸察次第僉署在音壬

王典禮執政欲稱皇考又以太后詔令上稱親

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呂公著交論

以為不可鎮罷翰林誨純仁大防解言職公著

罷待講議竟不決令平聲濮議司馬光白為人

濮王耳稱皇伯而不名罷翰林後范鎮罷翰林

之任解言職呂誨范純仁呂大防解諫諍之職

罷待講呂公著亦罷待講之官按儀禮喪服

記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期謂之降服以

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夫為人後者既

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

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廢其父生矣司馬等

之論其未當於理也明也 ○契丹改號太遼 ○上崩在位四

年改元者一曰治平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

神宗皇帝

知之語歐陽脩曰古之

上曰人情如此 帝遣小

黃門覘

至京師以勿為樞密使

取崑崙關大敗賊于色

州智高走死大理夷首

合孫汚余靖之兵斬賊

將陳曙請將股粟元夕

伐無以報國羅賊首致

闕下帝收其言專任貴

盛節久無功青請自行

入對曰臣起行伍非戰

如金故以金為帛間金

奇錦交金奇異織成帛

也

也

也

也

也

宋英宗

六十一

五

命相或得諸夢下今朕用三相

實花鈞

人情云

通考曰雍熙三年後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鈞魚於苑中三館之職皆預

安石有重命

安石好讀書

屬文曾發其其其其以

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

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為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

辨姦論司馬光三劄五規

普附記

卷尾

英宗皇帝

神宗皇帝名頊母曰宣仁聖烈皇后高氏曹太

后之甥也幼與英宗同鞠后既後為英宗配生

頊自頊王為太子尋即位后既曹太后既自有濮議

以來言者攻歐陽脩不已遂罷韓琦亦罷○王

安石為翰林學士入對首以擇術為言言必稱

堯舜○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政安石既執

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為太平可立致呂誨時

為御史中丞將對學士侍讀司馬光亦將請經

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神中

英宗紀曰遂受命授入官戒其舍人曰謹守吾命上有過則吾歸矣因有與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唯書厨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獻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綱鑑注英宗之初立

也以前太后同聽政宜者諛間而宣太后與英宗也不和帝忌疑致疾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為此言邪安石執偏見喜人佞已天下必受其弊光退而思之不得其說搢紳間有傳其疏者往往疑其太過誨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疏其十事上兩降手詔喻誨誨論之不已遂罷誨安石建議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言周置泉府之官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今當修泉府之法以收

幸賴宰相韓琦歐陽脩
調護

而安 賴宰相韓琦歐陽脩

歐陽脩等調護
歐陽脩奏事韓琦前太后
嗚咽流涕且道所以一
書作其道不遜抗拜曰
此病故爾疾已必不然
子疾母可不容之乎后
意亦能脩進言太后事
先帝數十年仁德者
天下昔溫成之竄張貴
妃有寵及平追冊為溫
成皇后太后處之裕如
今母子間及不能容邪
后意稍和脩復曰先帝
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

利權安石多與呂惠卿謀人號安石為孔子惠

卿為瀕子將對誨將入對將音兼下同司馬光

新參政王安石君實司馬光字已音紀十事大
畧言在仁宗朝舉取不當而不肯謝恩丁憂服
滿而累詔不起終英宗之世而不臣在神宗之
初而託疾及除知江寧府乃從命一也除小官
則遜避承重任則不辭二也侍講侍讀本為進
說乃請坐自導三也居政府多乞御批以沮異
議四也自糾察司舉取與法官爭論每挾情壞
法拘私報怨五也入翰林則惟欲其弟實願在
政府則無非賣弄威權六也貶黜異己專威害
政七也當黼座奏對不知畏敬與唐介爭論遂
致喧譁八也上方親踐九族乃黨張辟光離間
岐王之罪九也邦國經費在於三司乃欲額外
增貢十也京府之官周禮地官下掌以市之征
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賣之

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

無敢異同者今太后一
婦人臣等五六輩生耳
非先帝遺意天下誰肯
聽從后默然久之琦進
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
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
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
切也同列聞者莫不流
汗後數日琦獨見帝帝
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
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
少兵猶孫舞為大孝豈
其不孝哉太后慈
而于孝此常事不足道
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夫
孝乃為可哀但恐陛下
事之未至矣父母豈有

桑弘羊見漢武帝紀劉晏

見唐德宗紀粗音措上聲

先是治平中邵雍與

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

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

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兵禽

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

多引南人專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雍

言果驗云治平英宗年號散音傘天津橋在洛

陽杜鵑成都記杜宇亦曰杜玉身天

而降於望帝好稼穡時荆人鼈令死其尸沔江

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

開明會平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

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

不慈者哉帝大感帝帝
自六月不御殿至是初
御深宸殿見百官因
請乘輿櫛雨具素服以
出人情大安。○按龜鑑
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
魏公既以保佑之語勉
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
太子平也慈聖以慈赫
英宗以孝聞魏公之功
亦偉矣他日門人親容
燕座從容語及定策事
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
聖斷為天下謀皇太后
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
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
而不伐公之襟量豈可
想見

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將音兼下同更音庚
安石欲行青苗法以為周
官國服為息法也
散秋斂國服云有司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
各以其所服國事貢物為息若農以粟米工以
器械以其
所也
蘇轍曰以錢貸民吏緣為姦錢入民
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
限鞭笞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參政唐介爭論新
法不勝疽發背平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
安石為生曾公亮為老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
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安石

空頭勅 謂官麻無
詞頭文字 備已

食書文字曰食一
說與蒼同署也 荒但

趙際未食 未食綱目
作推之 新

州安置 胡三省曰投軍
於荒遠州郡謂

安置綱目置下有取空
頭勅與之即日押行

之一 議崇奉濮王禮
一字

綱目初司馬光以帝必
將追隆所生帝因暴事
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
光武上繼元帝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乃世法

折抃曰君輩坐不讀書耳抃曰阜夔稷契何書
可讀安石亦不能對
畫三代以前
文籍不備
遣使察農由水利
義倉
行均輸法
命發運使
領之凡上
供之物皆得役費就賤用近易遠預知
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蓄買以待之
○臺諫
劉琦錢顛以議新法貶
琦監處州 塩酒稅
顛監衢州 塩稅
○諫
院范純仁檢詳文字蘇轍以議新法罷
字官掌
佐條例司 罷純仁出知
行中府 轍 江南府推官
○行青苗法置常平官
制貨物低昂
使常得其平
○富弼罷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

青苗法也 宋神宗 六十三 五車抄

也既而韓琦等言。禮不
忘本。漢安懿王德盛位
隆。所宜尊。禮請。有司。
議王及夫人王氏。韓氏。
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
禮。用宜。稱情。帝詔。禮官
與。特制。以上。議。翰林學
士王珪。相視。莫敢。先。登。
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
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
得。顧私親。若。恭敬之心。
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
秦漢以來。帝王。有。自。稱。
支入承大統。或推尊其
父母。以為。帝。后。皆。非。
當時。取。議。後世。臣。等。未
敢。引。以為。聖。朝。法。云。云。
集議不一。帝乃詔曰。如

初附安石既相頗為異同。○行預買法令諸路
預給錢和買紬絹。預買法見均輸法注。令去聲。紬絹。繅大絲。曰紬。小絲。曰絹。
○趙抃罷。抃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於天。音
○親試舉人。初用策。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為
第一。策自此始。○右正言孫覺御史裏行程
顛以議新法罷。若正言官。黨諫諍。○中丞呂公著裏行
張戢以議新法罷。音○李定為裏行知制誥
宋敏求。蘇頌。李大臨。以繳定詞頭罷。詞頭誥命。也。李定為
秀州判官。阿附安石。遂以定為監察御史裏行。
宋敏求。繳還詞頭。以定驟自幕賓而外位執法

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
今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神宗皇帝

以擇術為言。神宗紀。熙寧元年夏。

四月乙巳。王安石始至
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
命。越次入對。帝問為治
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
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
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
宗為。王安石參政。琦曰。安石
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
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
答。

非故事。復下。蘇頌。
李大臨。皆繳還。
○謝景溫為御史知雜。官黨
○直史館蘇軾以嘗上萬言書及擬對廷
試策。議新法。忤安石。為景溫所劾去。上萬之上。聲下同。
○鄧綰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百姓歌
舞。青苗免役等法。又與安石書及頌。置中書檢
正。以綰為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佗。笑罵
好官。我須為之。伊呂伊尹。呂望。免役。據家世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謂之助。
書檢正司。役錢。檢正。熙寧
三年。置官。黨中書庶務。
○曾公亮罷。○策制
科人。呂陶。張繪。孔文仲。力詆新法。皆報罷。○范

廣文 廣文強糾也劫也劫推究罪也 安鎮以數議新法及嘗薦蘇軾孔文仲罷乞致仕

石執偏言 雖有時名然 下同 陳升之罷 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

好執偏見 輕信妄同言 之外任則貶之海隅而用韓絳並相則同惡相

於用疏置諸宰相天下 必受 諫言 細鑑作諫 其禍 疏曰 馬 都保正副九保十聽

○立保甲法 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大 保為都保選衆所服者二人為

科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司馬光先自學士除樞副力辭不拜

數言新法之害上諭安石曰聞三不足之說否

曰不聞上曰外人云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

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館職策

問專指此三事策問光所為也光屢請外得永

興移許州上言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

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屢請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至是得請後四任提舉嵩山崇福宮

安石不合故屢請出補外官永興宋名陝西安

西府曰永興軍京兆郡移許光初出如永興本

路青苗助復得免後移知許州不赴上言之上

上聲屢請不從判西京之請得請得判西京故

居洛十年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檀止給散青苗

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五年

精考累已十人 宋神宗 五車樓梓

職官志曰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筵邦計議更舊法以通天下之利

舉駁 駁與駁同字與朝廷奏不合事理

別議改正曰駁前漢刑

法志文書盈於几閣典

者不能通賄是以郡國

承用者駁注不曉其指

用意不同也言行錄

祐末王安石糾察在京

刑獄有少年得關鞫同

倚恃與之押脫遂持去

竊主追及之賜其脊立

死開封府捕按其人罪

當償死及糾察錄問王

安石駁之曰按律公取

竊甲皆為盜此不與而

彼強奪以去乃盜也此

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

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

五年

居洛十年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檀止給散青苗

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

五年

居洛十年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檀止給散青苗

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

五年

居洛十年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檀止給散青苗

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

五年

居洛十年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檀止給散青苗

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

五年

居洛十年

○歐陽脩先知青州以檀止給散青苗

人為死罪而官不代事
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
斷為是有旨王安石放
罪放罪案也言有罪當
刑而紙之舊制放罪者
詰殿門謝安石自言我
無罪不謝御史當及開
門累移牒促之終不肯
謝御批明孟憲罪案錄
曰宋故事禁中
處分事并外謂之內批
又謂之法官官當作官
御批法官法官指天
子補座記明堂位注處
也補座扶如屏風以絳
為背高八尺繡為斧文
間岐王之罪岐王帝
弟也額者

錢徙知蔡州至是乞致仕
〇富弼先知亳州坐
格青苗法徙知汝州先知之知宋整作
〇中丞

楊繪裏行劉摯以議新法罷
〇罷差役行募復
法差役不驗田糧差人充復募復法
〇立大學
令入戶等第輸免役錢募人充復

三舍法初入學為外舍不限員外舍外內
〇行
金二百員內舍外上舍一百員

市易法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支官錢收貨在間
遇有客商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許
至務根費如願折
〇行保馬法宋史凡五路義
保願養馬者凡

一匹官給馬或與直歲閱肥瘠死病者補償
〇
宋整熙寧五年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

〇頒方由均稅法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
一頃六十七畝一百六十

步為一方歲以九月令使分地計
〇置熙河路
量驗地肥瘠分為五等均足稅數

以王韶為經畧安撫等使先是韶上平戎策謂
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今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

漢隴西等郡吐蕃唃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
之以絕夏人右臂安石以為奇謀始開熙河之

役韶克河洮岷疊宕等州又據青唐咽喉之地
邊堠益斥役兵之死亡甚多熙河路屬鞏昌即

音伏河湟水出蘭州大小榆谷東入于河古渭
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即隴西郡蘭州屬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青苗法以常平糶本

宋神宗

鞏昌即金城郡鄯音善州屬鞏昌唃廝囉音
恪色羅蕃旗首領名以絕云云言若得熙河等處

貸以錢穀熟乃還官。考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錢。數依陝西青苗錢例。唯無貧富。每戶貸之。初王安石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遣使察農田水

利。綱目。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天下。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焯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罷義倉。宋朝會要曰。建隆四年三月。詔諸州所屬縣。各置

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險。給與。行均輸法。漢武人民。大司農。屬有均輸令。丞凡諸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餘。平其所在。時價。官自輸。遷於所無之地。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故曰均輸。親試募人。綱目。御集。士。遂專用策。賜孫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草而新之。得。以繳定詞頭。

如絕。西夏人右臂。河洮。即熙河路。岷。音泯。平聲。屬鞏昌。今西和州。石。音唐。去聲。屬順元。今涇州。青唐。鄯州。又名青唐。咽喉之地。要害之地。如咽喉。埃。音后。封土。表界。曰埃。十里。一置。五里。一置。

○中書檢正章惇。察訪湖北。始議經制南北江。

蠻辰州。南北江。乃古錦州之地。接施黔。牂柯。命。

章惇。措置。惇言。招諭。梅山。蠻。徭。令。作。省。戶。皆。歡。

迎其實。殺戮。洋。屍。蔽。江。惇。音。敦。察。訪。云。惇。為。中。書。檢。正。而。承。命。察。訪。湖。

北。經。制。江。蠻。方。始。建。議。經。界。制。御。南。北。江。之。軍。夷。辰。州。屬。湖。廣。施。州。屬。川。南。牂。柯。郡。屬。川。南。今。

珍。州。徭。音。遙。南。夷。別。種。曰。徭。○置。詩。書。周。禮。三。省。戶。歸。附。之。民。減。省。戶。口。○置。詩。書。周。禮。三。

經。義。局。安。石。提。舉。呂。惠。卿。及。安。石。子。雱。等。為。檢。

討。雱。音。○熙寧七年。天久不雨。河東北陝西流。

民。皆。流。入。京。城。而。京。城。外。饑。民。尤。多。監。安。上。門。

鄭。俠。畫。為。圖。上。書。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

之。勢。作。圖。來。上。無。一。人。以。天。下。憂。苦。妻。子。不。相。

保。遷。移。困。頓。違。違。不。給。之。狀。為。圖。而。獻。者。安。上。

門。逐。日。所。見。百。不。及。一。亦。可。流。涕。况。千。萬。里。外。

哉。時。以。旱。故。求。直。言。言。者。皆。咎。新。法。上。疑。欲。罷。

之。安。石。不。悅。求。去。除。知。江。寧。府。安。石。薦。韓。絳。代。

已。為。相。呂。惠。卿。為。參。政。時。魏。絳。為。傳。法。沙。門。惠。

宋神宗

二十一

五

罷 繳吉用切音叫糾庚也劉向曰紡繳爭言

詔 詔即 幕下之官 詔書也 幕 謂參謀之官

免役 綱目先母詔條 例司講立復法

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 入充役即先王致民財

以祿燕人在官者之意 命召惠卿曾布草具論

卒始成計民之貧富分 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

官戶女戶寺觀軍丁未 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

助復錢凡輸錢先視州 若縣應用值直多少隨

戶等均取產直又增取 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

之免復寬剩錢用其錢 募入代復云々

皆報進 綱目安石怒啓 帝御批罷文仲

等選故官報字典告也 左傳襄二十

安石當國 六年慶封當 國注當國

秉政也 更科茶法 石安

請廢春秋儀禮之 立文莊論 歐陽脩乞致

附記卷尾 脩以風節自持馳連 被汚賊年六十即乞

謝事及後青州上疏請 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思

之脩求歸益切馮京請 留之安石曰脩附罷韓

卿為護法善神惠卿建議免役出錢不均出於

簿書之不善行手實法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

入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

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

絳乘間自上復相安石安石罷不一年再入聞

命不辭自金陵七日至關下後數月絳與惠卿

相繼罷 監安上門 汴州城門上書之上上聲下

同百不及一 百中無一 江寧府屬江東

即金陵 已音紀手實法 令人戶具丁口甲宅之

實如有隱落許以其三之一付告獲者充實逆

未至而迎之 日逆間如字 行戶馬法 見前保

馬法也 判相州韓 琦薨琦天資忠厚能斷大事治平間為首相政

事問集賢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大事則自

決之兵出判相州初言青苗不便朝廷不從即

命散給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在鄉郡八年而終

御製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 集賢次相

應參政趙鼎西廳參政歐陽脩鄉郡琦本相州

人而判相州故曰鄉郡兩朝承仁宗英宗遺

命而有策立 命韓縝如河東割地先是遼使

屢至言河東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彼國

蔚應朔州界乞行毀撤別立界至蓋遼人見朝

傳者謂言一八日界者之八

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揚繪劉整上疏光附卷尾

格青苗法格字典發格阻格也師古

行市易法細目以內藏虛銀帛置市

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

倍之。週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至務字典曰商

折換實物物輸

文易令使分地計量

作委令佐驗地肥瘠

分地計量綱目

作以池及色參定肥瘠

而分綱鑑注河湟

五等州皆西羌

也兩斯邊城蓋字典

主為壇以記里也。五里復城十里。雙城亦史記注。斥廣也。漢書注斥開也。

廷招高麗。建熙河。西山植榆柳。創保申。築河北

城池。創都作院。降弓力。新樣置界北。三十七將

疑有復燕之意。故以爭地界為名。觀朝廷所以

應安石斷之。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東西失地

七百里。綱音軫割地割地與邊西山在鞏昌棗武縣都作院修兵器所三十七將名号

未詳。復音伏。斷音端。去聲。將欲之將音漿。○安石再相二年。屢謝病

子雱死。求去。尤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

遂不復用。自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

之政。知上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

當用小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

天下騷然。而國未嘗富。邊鄙生事。徒多。聚敗。而

國未嘗強。西鄙自治平。末种誘取綏州。夏人即

欲興兵報復。夏主諒祚卒。子秉常立。大入寇。安

石雖用王韶取熙河之策。徒構怨西蕃。致鬼章

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

彝。又生釁。南方交趾。李日遵卒。子乾德立。起彝

相繼。知桂州。集土丁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

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貿易。交人木舉入寇。圍

南齊書卷之八 宋神宗 卷之八 五十四

置詩書周禮三經義局

邕州陷欽廉聲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以困民

綱目熙寧六年三月置

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高等討之官軍死者十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

六兵禍訖安石之去而未已吳克王珪繼安石

義局宋朝會要紹聖二

為相充先在政府數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

年改院

確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晉商管仲商鞅報復之復音伏鬼章

為局

西蕃大酋交人交趾人邕欽廉三州屬海南商音薛十六十中死六數音朔確苦角切

檢討

元豐元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州先是中丞李

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

定言軾自熙寧以來怨謗君父舒亶亦言軾議

民每風沙霜曉扶掖塞

時事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

道贏疾愁苦身無完衣

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明法以課試群吏則曰

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

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興水利則

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介鹵變桑田謹塩禁

困頓

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

注壞也

觸物即事無不以譏謗為主乃追軾繫御史獄

違々與皇々同禮禮号

詔定與張璪推治王珪言軾有不臣意舉軾檜

皇々如有求不得皇々

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陛下飛

如徘徊給說文足也

龍御天而軾彼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

帝以久旱避殿減膳憂

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上本無意罪軾吳充

形於色安石曰水旱常

未脩耳今取免復錢太

語首近臣以至若然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煇。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貽遺也不逞者，逞快也。不逞謂不得恣肆快意。
安石求去 大皇太后嘗問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復，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然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群臣惟安石為國家。當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

王安石禮皆勸，上容之。獄成而有是命。弟轍亦坐救軾而貶，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二十二人。上實憐軾，尋移汝州，且復用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湖州屬江浙，即吳興黃州屬淮西，業賑恤之也。強半大半也。明法唐制有明法律律之書。鹵音魯，醜地也。東方曰斥，西方曰鹵。璪音早，推音吹，治平聲。檜木名，柏葉松身，有是命。蘇軾獄詞已成，始有寬容之命。二十二人名未詳，為蔡之為去聲。
○吳充罪踰月而卒。○元豐元年，大正官名。元豐五年，官制咸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石禮為之。以二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奏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二千。上

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為之，願泣曰：何至是耶。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令人戶如有隱落，許以共三之一付告。獲者充賞。綱目作輒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
政事問集賢 次相也。東應西應參政也。○按東應西應趙鼎歐陽脩所居署名。政事典故文學各任其所長也。○史臣斷曰：琦相三朝立

○元豐五年，官制咸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蒲宗孟、王安石禮為之。以二省統領百職。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珪為相，人謂之「三旨宰相」。凡事惟曰取聖旨，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奏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久欲取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凍餒者十五六。憲上再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城，夏人大舉攻城，城陷。禧等蕃漢官及諸軍死者萬二千。上

二帝。厥功大。當危疑之際。而幾成。嫌隙。惡之。裕如。人服其量。歐陽脩。其臨大事。決大義。垂紳正。務不動声色。措天下於泰。山安。可謂社稷之

臣。信。起舖舍。舖。會。費。肆也。舍。說。文。市。居。建。無。河。下。有。路。曰。舍。

西山植榆柳。節。葉。作。柳。於。西。山。其。生。長。以。制。蕃。騎。秦。蒙。恬。破。胡。植。榆。為。塞。故。塞。下。多。榆。木。

俞都作院。宋制。軍。器。監。掌。監。督。繕。治。兵。器。什。器。以。法。式。授。

工役。其。弓。矢。干。戈。甲。冑。劍。戟。戰。守。之。具。因。其。能。而。分。任。之。器。成。則。進。呈。便。殿。俟。闕。試。而。領。其。式。于。諸。道。州。建。都。作。院。分。造。器。械。從。本。監。比。較。而。進。退。其。官。吏。焉。

安石斷之曰。細鑑。詔。韓。琦。疏。善。其。策。會。主。安。石。復。相。勸。禧。遣。使。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廣。義。云。安。石。以。祖。宗。之。地。

間。奏。勸。哭。門下中書侍郎門下省參政為門下侍郎中書省參政為中書侍郎三省

中書門下尚書十五六十損五六憲上之上上。上。聲。樂。音。洛。新。城。在。銀。州。東。南。二。十。五。里。

○富弼上遺表言忠諫杜絕諂諛日進興利之

臣為國歛怨又言西事大可憂望留聖念弼早

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

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下紀斯須不怠

朝廷至是薨上聲為去聲下同公輔之望守輔聲望颯音杵一紀十一年日紀

○宰相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蒲宗孟曰人才

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上不語視宗孟久之曰

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宗孟尋罷司馬光資

治通鑑成上即位之初已嘗御製序至元豐七

年書始上初官制將行上欲取新舊人兩用之

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曰國是方定

願少遲之既而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當以司

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公著夷簡子也上在位十

八年改元者二曰熙寧元豐厲精求治日具不

-5 185 35 355" data-label="Text">

暇食平生不御畋游不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

-15 185 5 355" data-label="Text">

大有為也奈何熙寧以來誤於安石元豐以後

輕以與人則後之權奸
誤國得以効尤矣是以
汴宋之末有搶賊南宋
之亡有賈賊焉一皆割
地與人而略無顧惜之
心者皆安石之作俑也
詩曰誰生厲階乎今為
梗信集土丁年二十
為丁集土
地注丁聲言厲宜也孫
者也子先帝而
後助復錢凡當復人戶
實免復錢或手觀官品
孤獨之家日無復錢而
出錢者名充先在政府
助復錢吳充數為帝新

用事者終始皆安石之黨竟為天下患憤北狄
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欲先取靈夏滅西
羌乃圖北伐及安南失律喟然歎赤子無罪而
死永樂之敗益知用兵之難始息念征伐卒無
一事如意崩年三十八皇太子立是為哲宗皇
帝乃不之乃汝也邪音耶始上之上上聲將音
漿下同國是國家公論不治之治平聲復音
伏失律沈起劉彝敵交
人皇太子神宗第六子

明治新刻十八史畧備考卷之六

法不復欲稍去甚者
蔡確沮之遂不與

安置黃州

胡三省曰投竄於荒
遠州郡謂之安置

先是中丞李定言

網鑑是下有軼
自徐從湖上表

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
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之二十八字

發錢本以業貧民

網鑑注發錢謂散
青苗錢業貧民

贏得

贏得說文有
余賈利也

左傳昭元年賈而欲贏而惡賈乎注言聲
如商賈求贏利者不得惡賈聲之

一年強半在城中

網鑑注強半一年有大半
在城中支官錢也○強半

大半也韋昭曰凡數
三分有二為大半

興水利則曰

網鑑注水鹵鹹地也塩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變桑田謂訊興水利也訊詩陳風夫也不良歌以訊

之傳訊告也韓
詩曰訊諫也

唐制有明法

網鑑注法下有科字○科
字典取入條格曰科第

杖

漢書注杖似蓬示雅可為
杖山濤傳文帝以濟母老

贈蒸杖

公輔之望

謂當為三公輔弼
于天子之名望也

宰相同對上

網目作帝
嘗語輔臣

乃不取司馬光邪

網目邪
下有未

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入他人則
難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答之四十一字

資治通鑑

網目初光約戰
國至秦二世如

左氏傳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重西天章
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攽劉
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神宗即位

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

國是

列向新序曰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與非之所惡
也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

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

以不合其取舍者為偏強謂強深梗戾。安南失律易師初六師出以律本義曰律法也。帝崩何維祺曰人非故致亡而不知。

資者恒患於善功。人臣售遇主之術者多失於自用。故二者常相因為害。可勝道哉。宋自開國百余年。宇內久安。神宗乃以不克復幽燕為病。夙夜勵精。欲雪數世之恥。為前人所不能為。於是在廷忠鯁之臣。凡逐殆盡。惟任一合意之王安石。援引邪佞。悉更祖宗成法。經營所謂富強者。既而民怨日熾。外患月熾。帝至中夜不寐。遽榻而行。悔何及矣。

馮道 司馬公曰。夫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維之巧。不足賢兵。為臣不忠。雖復才知之多。治行之優。不足實兵。何則。大節已虧。故也。今道專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故乃為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說哉。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若道之為臣。而不誅不棄。則時君之責也。

此如我心 帝嘗謂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乏。而使下無間言哉。又善任使。垂意將帥。命李漢超等。控禦西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許其各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謀。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一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至平蜀。楚拓吳越。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取勝。下之所致也。

蘇洵辨姦論 其畧云。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為人。也。容見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雖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科。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入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大癩之食。囚首卷面。而談詩書。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惡。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王叔子恐當作山濤。晉書王衍字夷甫。嘗造山濤。既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唐郭子儀封汾陽郡王。唐德宗紀。盧杞藍面鬼色。有口辨云云。郭子儀每見賓客。輒妻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自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得志。吾族無遺類矣。私立名字。王安石私立名義字說。囚首卷面。囚首以物蒙頭。如囚人之形也。卷面。人居客。不洗浴。故其面黧黑。孟子所謂。歡溺面深黑。是也。

仁曰明曰武 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尤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

南史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八

五車抄

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關。二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三論御臣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

國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

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植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謀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爵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方里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而救之。誅。

三論揀軍

卷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練軍官。又曰。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

文進五規曰保

其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願替額而為臣。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群雄已服。衆心已定。常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惰之情生。玩弄黷武。窮奢極侈。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其畧曰。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彖是也。斯不亦守之至難乎。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間服無災。害之時也。時則戒懼。亦甚。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間服無災。害之時也。保其令聞。永久無疆。其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間服無災。害之時也。

曰謹微

其畧曰。宴安怠惰。聲荒淫之根。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偽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

曰務實

其畧曰。其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國者。其初甚微。而日滋月溢。遂至深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決是非。朋好惡。政之實也。結交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過。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

曰更科舉法

其畧曰。後世不用棧札取士。始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五倫之在人。也。欽一不可。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至宋千五百餘年。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漸爛朝服。言於其君。貢舉不以取士。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先儒胡氏謂。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春秋之經。聖人親筆。筆者。世之叛經。僭經者。有之矣。未有廢經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罔民以取利。救世以盜名。皆其罪之次者也。罪之大者。惟在此。此蓋與廢后叛國者同科。若安石者。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欽。陸九淵曲為之回護。不知何見也。

楊繪劄摺上疏

繪上疏曰。老成人不

可不惜。今日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六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一。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豈可不思其故乎。擊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己任。得君專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動搖。舉天下無一物得安其

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歛之疑青苗之議未久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淤田併州縣與事起新難以偏舉其議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粥之推此以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滯混賢否也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狹少猥辨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九政府謀議經畫獨與一椽屬決之然後落筆同列預聞及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西夏之歛未入友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有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丘文莊曰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立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徵錢曰九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紹者聽則是採取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請建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公聽而厭衆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取息之利則是萬衆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

